

角智文
學說部

鸕碇軒質言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2575B

附 言

本局出版文學諸書。皆國學之菁華。文化之基本。所用印刷工料。莫不精益求精。較一般省工減料之印訂成書者。迥然不同。優劣懸殊也。至以最完美之書籍。而取最低廉之價格。則本局以提倡國學。闡揚文化為前提。願以此貢獻各界。溥惠學者。款款之誠。幸垂察焉。

序

稗官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徵可信，君子弗以小說棄之也。近來作者日盛，志怪諸書，習譏刺而鄰於激，言情之作，貌風雅而涉於夸，言則文矣，紀載之本意謂何也？余不敏，少爲帖括所困，其於經世之文，稽古之學，茫乎未知，而又俗累紛紜，放其心而不返，偶涉筆墨，輒苦不文，閉門藏拙者數矣。顧自五上長安以來，光陰冉冉，半消磨於輪蹄馬足間，每當客館孤燈，伏枕不寐，則取夫半生閱歷，與夫良友之清談，野人之傳述，凡可以新耳目者，一一皆隨筆記之，以當揮麈清談之助，本爲消遣，無取潤色以爲工，假此勸懲，奚事經營以示巧？特以中無一物，未免博衆口之胡盧，然以樸人作樸語，似猶勝於貌爲文者之令人作嘔也！有諒我者，節取其事，弗苛求其詞，是則余之深幸也夫！

光緒五年十月望日，壽峯戴蓮芬自敘。

小引

「幼時讀古文，見秋聲賦第一句云：『歐陽子方夜讀書，』輒涉幻想，彷彿想得有此一境，瓦屋紙窗，燈檠茗碗，寶外有竹有棕欄，後來雖見『紅袖添夜色讀書』之句，覺得也有趣味，卻總不能改變我當初的空想。」周作人似乎很會體驗到夜讀的滋味的，因此說了以上這些話。

實在，夜讀的經驗，恐怕凡是喜歡讀書的多有同感吧！不論是在都市或農村，夜讀似乎特別合宜。我就是歡喜夜讀的一個，一是取其清靜，一是宜其獨賞。然夜讀最好是讀筆記書。筆記小品，在著者下筆時，原未經如何匠心結構，非純然抒情，即順筆寫真，而以兩者交織爲多。能使讀者於漫不經心之間，心領神會，所以擁被枕卷，時復閉目冥想，若有不勝情者。尤以古人筆記取材，大多侈談鬼神怪異報應，一則以啓人純潔之思，一洗頭腦中之齷齪；一則感人以幽情逸致，使人於不知不覺間思慕古人。大致不出「消閒」與「勸懲」二者而已。就像這部「鵬砭軒質言」也無非是爲供「消閒」和「勸懲」而作，在近代文學觀點上，原無可述可稱之處。這在原著者也是說得很明白：

「稗官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徵可信，君子勿以小說棄之也。近來作者日盛，志怪諸書，習譏刺而鄰於激，言情之作，貌風雅而涉於夸……」

在他的意思，是要棄此「激」與「夸」而努力於「有徵可信」。所以本書就以「質言」爲名。然而清夜細讀，覺其紀事頗涉幻想，有「王文慎公」一篇，寫文慎公落第歸家的情形，譏刺感慨，窮形極相，真了不得：

「文慎公家屋三椽，破陋不蔽風雨，無几案，以三足椅支壁讀書，繩床外即釜鬲也。父狷介，館穀外，不一毫妄取。適臥疾，聞子失意歸，大怒。文慎亦慮父譴，留行李舟中，輕身歸。進門，謔父不應，反身面壁臥。文慎公慚懼，

跪榻前，不敢動。父忽回首，哂曰：「汝從王四回耶？」……文慎公不敢應。父又曰：「王四翰林回，汝亦翰林回耶？」文慎泣失聲。父愈怒，叱之出曰：「不中，勿入吾門也！」文慎退見母，母以糲食啖之，令避舅家……」

又寫他受激後發奮之狀，幾乎一字一淚，不忍卒讀。如云：

「閉門謝客，日伏案作楷書，積策卷萬計。試前，焚香祝之曰：『某屢躓，不能得二老歡。今殫全力爲背城戰，敗則身殉之耳。』祝已，痛哭，繫巾梁上，示必死。」

這麼熱中名利，上下倡導，確是科舉時代的實情。經作者刻意渲染，益覺淋漓盡致。本書中雖多不經之談，然而傑構頗多，爲「鄉會公費」等篇，仗義執言，而出之微妙，人固妙，人文亦妙，文相得而益彰。本書四卷，備於枕次，擬於無聊時偶讀，而不謂一夜終誦，不知東方之已白。因記所得，以爲喜夜讀者告。

新式鵬砭軒質言目次

錢中丞	一	狐打甕	一四
薛執中	一	花妖	一五
嫁妾得子	二	蛇異	一五
繡鴛傳	二	祖宗示兆	一五
三姑娘	四	危症獲救	一六
命婦屈盜	五	兩杯茶教匪	一六
任柱	六	長生豬	一八
計十官	七	江慎修	一八
洪梅孫	八	阿中堂	一九
三世四節	九	好兒	二〇
黃崖教匪	一〇	張忠愍公	二一
亢掌櫃	一二	僵屍三則	二二
都天靈籤	一三	賣蒜翁	二三
騷狐	一三	狗報冤	二四
太平鼓	一四	郭恭圖	二四
書燈自走	一四	劉松山	二五
		狐船	二六
		洪承疇九世後身	二七
		鬼梳頭	二八
		凶宅二則	二八
		揚州旅邸鬼	二九
		趙甲	三〇
		記族叔祖避亂事	三〇
		周石工	三一
		湯文忠公軼事	三二
		王孝廉	三二
		雷提龍王像	三三
		純孝通神	三三
		燒車御史	三四
		某中丞道友	三五
		賣薑翁	三五
		打人王	三六

楚北異人	三六	呂祖祠靈籤	四七	禁烟原委	五七
胡殿元	三七	夏顧氏	四七	李先生	五八
王文慎公	三七	程大人	四八	玉哥	五九
五子登科	三八	詩僧	五〇	龍瞎子	六〇
五代進士	三八	姻緣有定	五〇	胡佃	六〇
吳應和	三八	記丁卯閩中事	五一	失物有定	六〇
某翰林	三九	周成	五二	開路神	六一
撫署狐仙	四〇	五色蟬	五二	騙子二則	六一
一真和尚	四一	玉皇殿衣怪	五三	李升	六一
鬼拜人	四一	陰兵	五三	破鏡重圓	六三
彭宮保軼事	四二	靈山雷祖真傳	五三	無子有子	六四
姜生	四三	無首兒	五四	錢大令	六五
王二太爺	四四	辣手除奸	五四	官詐	六六
西來菴滋事紀略	四四	鄉會公費	五五	明太太	六六
孟先生	四五	儒醫	五六	魂辭行	六七
孟鍾仁	四六	拐匪	五六	任叔振	六八



新式
標點 鷓鴣 砭 軒 質 言

錢中丞

粵逆之亂，江以南，所在陷賊。同治改元，不二年，巨憝授首，重觀太平。人咸知曾文正公與左李二相國，盡心戮力，克成大勳，而不知其端，實發於錢中丞鼎銘。鼎銘以舉人教習，得訓導，援例爲戶部主事。以憂歸。見時事多艱，遂不出。時江南唯上海獨存，吳中士大夫，多攜眷僦寓。賊謀上海愈急，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曾侯甫克安慶，將東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途賊卡星布，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皖乞師者，難其人。公毅然請行。遂駕洋船，從賊中直抵安慶，謁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爲通商埔頭，貨物充牣，一旦資賊，則全吳無收復機。文正慮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公力陳形便，繼以痛哭。文正公爲之感動，遂許之。命李相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公謀之吳人，蹴洋舶五，破浪來迎，潛師直越賊卡，一千餘里，安抵黃浦江，人心始定。俄而賊大至，四面環攻，李迭創匪魁，與曾左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方其乞師也，蘇撫薛煥遣將募楚勇一萬二千人，將東旋。文正慮所募皆各營散卒，徒糜軍餉，命公往截散之。公馳行，遇於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譁者。文正大奇之，而移師之議乃決。粵賊平，撤淮軍北剿捻，鴻章日夜逐賊，不得息。公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餉無誤。咸豐七年，文正薦公可大用，伯相亦力言之，遂調大順廣道，擢按察，遷布政。又二年，而河南巡撫之命遂下。公抵任，以綠營兵弱，請加餉練兵，行之有效，各省推而行之，練兵之名，實亦自公始也。後薨于任，卹典有加焉。

薛執中

道光中，大學士福濟文慶，皆好神仙術。一時士大夫，附會其說。如皋某太史，亦與焉。有妖人薛某，執中挾其術，游東三省，自言得異人傳，能驅神役鬼，起死回生。愚民奉若神，布施無算。時邊外將軍某，亦好道，聞其名，軍幣招致。築百尺浮圖居之，而已膜拜其下。顧薛亦實有異術，非徒爲大言者。住口外數載，聞京中宰相求異人，薛欲往，將軍不肯。薛大笑曰：「某行豈將軍所能禁哉？請以千人圍浮圖，而遣健僕兼程至京師。某如後期，非丈夫也。」將軍如其言，比報至，薛到已一日矣。先是文相秉燭坐，忽簷端如飛鳥墜，一羽客翩然入，道骨仙風，鬚眉皆古。文相驚詢之，薛言口外將軍孫某子弟，聞中堂慕神仙術，故不遠千里獻不死丹耳。文大喜，叩方術。薛口若懸河，談論玄妙。文相乃闢密室，奉養極奢。明日，招福相及諸同志，俱師事之。薛導以運氣採精，及斬三尸諸術，媿媿不倦。部務幾廢。又以符水治人疾病，遠近聞傳，求治者無虛日。某御史，國朝包拯也，彈劾不避權貴，惡僧道若仇。會太夫人疾篤，醫藥無效，有薦薛者，痛訶之。太夫人故信佛，怒曰：「爾不欲母生耶？苟活人，僧道何害？」御史不得已延之。診已，薛曰：「易治耳，是腹中有二泥人，藥下之即愈。」御史益嗤其妄，姑試之。果然。左右嘆神仙不置。御史大怒曰：「左道旁門，聖世所禁，况輦轂之下，妖人敢橫行無忌哉！」具疏劾之。薛下刑部獄，嚴刑鞠問，盡得諸弟子職名。于是文福以下皆得罪，而薛棄市。刑之日，談笑自若。弟子具棺殮之，輕若無物，啓視屍不見。究不知是仙是怪也。

嫁妾得子

吾通孫孝子晉林，僑寓如皋，四十無子，謀置妾。其族有貧而鬻女者，監晉林富，僞爲張姓女，重價歸之。入門夕，孫妻詰得實，告孫。孫曰：「言幸早，否則禽獸矣。子孫何有？吾將女蓄之，俾擇夫嫁焉。」乃改適沙，贈奩田五十畝，伉儷甚篤。孫復納妾，得子三。長桐軒庠生，次理齋監生，三少谷魁於鄉。

繡鸞傳

繡鴛字玲玲，本大家女，體纖弱，臨風裊裊，常如欲傾。足下繡履，僅容指，秋蓮着地，瘦絕可憐。貌清癯，如雨後菊，風韻天然，脫盡脂粉氣。幼慧，工詩，性奇傲，有爲所鄙惡者，輒冷語刺骨，雖至親弗顧。女伴或規之，則曰：「吾胸懷落落，寧下拔舌獄，不能容此輩齷齪也。」由是忌者日衆。髮纒覆額，許婚同郡侯氏子。侯以賤業起家，讀書十年，迄不能操管，終日握籌計子母，其精明乃過于人口。瑣碎若老嫗。旣成禮，鴛勸其讀書，明大義，侯不聽，營營如故。鴛自嘆命薄，另室居，焚香煮茗，以詩自娛。詩成，泣而焚之。侯夢夢，亦不過問。其表戚宋生香白，可人也。少年掇巍科，性不耐與俗人語，嘗謂「塵世碌碌，皆無足語者，惟巾幗中稟清淑氣，近之令人翛然意遠。吾將求解語花，作益友耳。」徧游吳越齊魯燕趙，無所遇，遂歸。一日，過侯門，適鴛亭亭出喚買花，宋猝覩，雙眼爲明，趾重不可舉。鴛略一注目，急反身入。侯與宋交故，鴛又不時出，故不識。逾月，鴛至其姊家，遇宋，尙羞避，竊竊攬姊衣問姓名。姊笑曰：「此表弟宋郎，至親尙不識耶？」導與見，生起揖，鴛還禮，依姊身畔坐，俯首拈帶。時一舉目，恰與宋眼光相射，紅暈粉頰，嬌羞不勝。宋欲攀語，顧舌若澀，將吐復茹者再，亦不覺面爲之赤。姊周旋其間，雜以諧謔。宋鴛愈不能立，各辭別。次年，上元日，又遇于姊家，筵散，鬥葉子戲。宋雅不好，以鴛故，冀近香澤，欣然入坐。鄰婦馬屢凌宋，鴛代爲解，宋感入骨。偶伸足觸蓮鉤，不怒亦不動，他顧而哂。少間，覩無人微語曰：「忝在至戚，獨不能至妾家耶？」宋領之。明日，宋遂托故往，與侯談會計，大相得，往來日密。鴛漸不避。一日，忤鴛，鴛噴曰：「儂自憐無一知己，以君風雅，故多涉嫌疑，然君宜諒儂也。」宋慚謝。月餘，有以蜚語聞者，宋懼，絕跡。鴛泣不食，命媪伺宋于道，強致之。宋有慚色，鴛泣曰：「儂自問無罪，若何見棄之決也？」宋曰：「予非真負情者，恐情深或累卿爾。」鴛曰：「士爲知己者死，君尙畏累，猶自命爲深情人哉！」宋曰：「予知罪矣。」鴛要之誓乃已。自此蹤跡亦密。偶半日離，皇然若有失。宋每曰：「吾不知天下更有何寶，如卿乃真至寶，功名富貴，時代人作傭奴耳。」鴛曰：「恨今世身已屬人，不敢犯非禮，死後魂無拘束，當從君。君獨處可默呼儂名，勿令冥冥中不敢近也。」宋曰：「何至是哉！」曲慰之。宋每歸，必訂後約，或失期，鴛輒怨形顏色。宋規

之曰：「天下事，節之則長，縱之則短。萬一意外，奈何？」鶯曰：「君變心耶？儂豈不知此理者？願心不自主耳。雖然，相思長生，反不如相聚速死之樂也。」宋於是不忍復言。又年餘，蜚語益起，鶯涕故貪刻，乘間重貸于鶯。鶯不得已，如所請。姊一月三至，鶯不勝其煩。稍拂之，姊遂大張其事，且遣子辱鶯。鶯泣，謂宋曰：「姊逼我良苦，我死，君肯澆一杯酒否？」宋泣，勸鶯意少解，乃去。是夜鶯仰藥，明日宋始知，以嫌疑，不得一面訣，痛急欲身殉。妻責以大義，始止。明年，遂束裝作北地游，謂天下從此無知己矣。

三姑娘

載廉，漢軍鑲紅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豪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衒衒，爲煙花藪，蜂蝶出入其中。載徧覽無佳種，恆鬱鬱。中元日，散步城南城隍廟，香塵滾滾，寶車絡繹不絕。隔窗粉光脂豔，彷彿皆絕代麗姝也。至門，扶蓬首婢蹣跚下車，則時世妝，平三套，長幾盈尺，纖腰十圍，姍姍作嬌態。聞裙下閣關聲，蕩心魄，諦視則紅菱三寸，根乃盤空，蓮步微展，不知芳心受幾許委屈也。載匿笑，幾至出聲。復前行，至大殿，見男女雜遝，聚觀者以千百數。異之，趨入視，見女郎着紫紗半臂，杏黃衫，碧羅裙，扶一垂髫婢，向佛盈盈而拜。裙下雙鈎如新月，貼地紅鮮。拜已，嬌喘細細，倚卮字欄小憩，則見玉容莊麗，雙眸欲流，輾然微笑。千百人癡軟如中酒。載私念必貴家寵妾，傍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側。俟登，既奉衣隨之。女隔簾呼婢，耳語笑吃吃不絕。時露粉面窺外，載愈神迷，奔不已。時秋雨新霽，道旁泥沒脛，甚汗揮如雨。女郎似憐之，囑御者緩轡焉。未幾，入一委巷，審之，臙脂衒衒也。大疑，私念北地臙脂，流覽殆徧，天仙乃在濁世，何無半面緣？踟躕間，見女郎下車，敲白板門，扶婢頭載笑。婢亦笑。旋入，載神魂失舍，欲隨入，轉念未攜索笑資，恐弗諧，遂穿曲巷過所歡家，述所遇。妓笑曰：「是三姑娘也，去冬某觀察攜之任，以嫡姙遣回。今其姊將居爲奇貨，郎所過白板門，卽其姊家也。」載私喜，明日具厚禮，徑造其室，以出門。

告惘惘返。終夜反側，雞初鳴，趣御者狂馳至，則雙扉未闢。默揣玉人此時春睡方濃，烏雲半彈，不知添幾許香豔。侍兒扶起，慢理殘妝，徐呼見客。耐狂生有半刻等耳。俄一老媪啓扉，訝客何早。載具道誠意。媪搖手曰：「客請半月後來。」三姑昨日受風寒，病容懨懨，懶見生客也。載情與索然，歸而不擇者累日。適友有選任邱令者，強載爲佐治，而胭脂衒衒之望遂絕。次年春，友入覲，載俱歸。前事亦強半忘矣。花朝日，月初上時，信步出櫻桃街，遇同學友某某，拉載至平康，設筵招歌者。值酒強載書箋。載性惡喧鬧，又不能違衆，姑書三姑娘名以應。蓋逆料天上雙成，不能輕至人間也。俄而報接局，衆爭視，載轉淡然。湘簾乍起，一淡服人，款款入，竟傍載坐。衆先茫然，後嗒然，一座無語。載猶疑是夢，偷視翠黛灣蛾，蓮鉤盛鳳，比初見時尤豔絕。粉頰微渦，靦然帶笑容，欲語還住。載此時如鄉里兒，坐顯者席上，且慚且愛，半晌強笑，問：「卿識我否？」三姑笑答：「久識矣。」問：「何處相識？」曰：「城隍廟也。」問：「何時？」曰：「中元也。」載深感之。既而衆美咸集，相視咸不如三姑，不樂而散。自是載每日一至三姑家，惟笑語，不敢萌妄想。三姑家，故有姊妹三，皆殊色。一日，同學輩蹤跡至，適載來，遂相約爲聯芳會。言于三姑，俾各占一枝。華筵既張，推載三姑爲盟主，鴛鴦對對，蛺蝶雙雙，極一時裙屐之盛。三姑微吟曰：「姹紫嫣紅三月天，春風春雨畫樓前。樓前花落春歸去，蝴蝶癡心瘦可憐。」載知三姑感前事，點首嘆息。衆拊撐曰：「向者蝶戀花，今日花戀蝶矣。」三姑頰面不語。席散，載獨留，攜手步回廊，斜月挂海棠梢上，街頭更鼓且三敲矣。于是移燈曲室，紅偎翠倚，呢呢訴去年相思苦，甜香醉人，骨酥肉化，嬌花困後，風味另自可人。載伏枕細玩，三姑微覺，哂曰：「郎不睡睡，眈眈視妾，豈不識耶？」載曰：「儂此時千金一刻，正恐朦朧睡去，將好時光夢中過耳。」三姑笑曰：「郎太癡矣。」遂亦不寐，款語至天明，攜手出羅幃，殷殷訂後會期。乃別甫至家，而任邱令事畢出都，促同行，期迫甚，不及別三姑。三姑亦竟不知也。嗣是天涯海角，人各一方。特馬首重回，而楊柳青青，已不知折在誰氏手矣。噫！

命婦屈盜

北方風氣剛勁，任死不屈。然得其正，爲忠臣，爲義士，否則必流而爲盜。盜雖肆劫，苟能激之以義，則皆俯首帖耳，甘爲我用。非如南方錦帆之徒，不畏王法，不顧天理也。故刑部每繫盜，禁卒皆尊爲「好漢」。雖日在狂狴，無手足拘繫之苦；蓋其風氣然也。宣武門外南橫街一宅，本湘人之宦於京者，蓄積頗厚。其命婦麗若天人。一日，夫當直，攜二僕襪被去，家留一媪一更夫守。纔三更，命婦已熟寢，有巨盜數十人持械破大門入。更夫呼救，媪匿竈下，不敢出。命婦徐起，整衣，開正室，南向坐待之。盜蜂擁進，命婦揮之曰：「止！止！」盜相顧驚異，皆卻立。命婦曰：「諸君皆自命豪傑，欺一婦胡爲？請問明火執仗，爲妾身來乎？爲妾財來乎？」盜曰：「夫人金體，生妄想，天且不容。聞府上有餘蓄，衆兄弟借盤纏耳。」夫人曰：「此亦不妨。東屋白箱，有白金廿笏，可自取之，勿壞我室也。」言已，擲鑰匙于地。盜顧衆曰：「夫人仗義，汝等勿驚擾我一人取之足矣。」遂拾鑰啓箱，袖十笏，餘局如故。出曰：「本不應冒昧，以討利市，略取些須，謝夫人賞也。」衆羅拜而去。自後中門不閉，永無盜患云。

任柱

同治時，捻黨日熾，黠猾以賴汝光爲最，而悍慄則莫如任柱。所統皆馬隊。官軍方調運河而守，捻衆盤旋于濟、青、沂、濰之間，其蹤跡忽，官軍尙未能制勝。一日，銘軍與賊戰，獲一首，訊知爲任柱。帳下人將殺之，酋大呼曰：「救我，我投誠。」哨官唐其甥也，願保釋。劉省三軍門銘傳曰：「汝能殺任柱乎？」曰：「能。」界烏鎗一，曰：「成功花翎，一守備，金二百，不能勿返也。」其人執槍馳馬去，復歸柱。柱不疑，仍置左右。明日又戰，其人忽以槍擊柱，斃于陣。賊噴豕而驚曰：「魯王中槍矣！」不戰潰。其人馳馬白軍門，賞如約。賴汝光遂以勢孤被擒，捻乃滅。又山東軍興，紀略云：銘軍追賊，至日照，先鋒騎兵擊賊，洋槍傷任柱右耳，由腦際出。賊狂奔入贛榆，銘軍追及之。柱憤急，裹創死戰，集馬步賊，伏城南林落。銘軍分路進，天忽大霧，昏不見人。賊衆且悍，官軍幾不支。先鋒死戰，賴汝光牛遂先敗。柱自率馬

步數千，斜出東南七八里，冀出官軍後。銘軍知，捻技回軍擊之，捻氣沮。柱馳馬陷陣，死傷狼藉，莫敢退者。忽賊中自驚曰：「魯王死矣！」官軍乘間擊賊，護柱尸奔，降賊言柱槍子洞腰肋斃陣前。是役也，先有賊目潘貴升，密書致銘，願斬柱贖罪。銘傳允爲奏，給三品花翎。至是，或云官軍洋槍所中，或云貴升暗槍所殺。又一說有營官參軍鄧長安者，收得任柱義子某，待之殊禮。某感甚，曰：「吾何以報將軍？」長安曰：「何言報也？」待愈厚。某又言之，再鄧窺其意，誠乃歎且泣，下曰：「難言也！」某請益墜，出誓言。長安乃曰：「非爲我斬柱頭不可！」某拜應曰：「諾！」請以五十騎從。長安許之。卽日奔陣而出，直抵柱前，棄馬伏地大號曰：「負大王死罪！今日逃歸就死！」柱曰：「但歸何害？」令並馬行，相得甚歡，曰：「兒從來五十騎，請大王錄之。」柱曰：「然。」五十騎皆下馬，令之從。柱顧視，方屬某洋槍中之路，遂率五十騎馳而出，莫敢拒者。賞某萬金，擢參將，賞花翎。至今猶存。按三說互異，並述之以備後君子之考焉。

計十官

計十官，湖北武昌人，日操小舟渡人，得錢足自給，卽返以爲常。妻賈氏，性悍，奴視夫，稍拂，詬詈之，計無如何也。一日泊岸側，有客倉猝喚渡。旣濟，遺其襪，啓視，纍纍皆黃白物。急呼客已渺，初念甚喜，轉思客殊匆促，似有重憂者，此必關性命物也。命貧，不可強富，得之焉，知非禍我乎？坐守之，傍晚客泣而至，詢其故，曰：「某父母久未葬，今從千里外，謁故人，丐得阿堵物，失之，且奈何？」計曰：「銀固在，予守君久矣。」客大喜，泥首問姓名。計曰：「此是君物，何謝爲？」不言姓名。去時已暮，抵家叩柴扉，妻絮聒不已。計爲言拾金狀，妻狂喜索金。計曰：「自度非發福相，守客來還之矣。」妻唾其面曰：「窮骨子，到汝家十年，啖黃齏，且不飽，今天賜白金，祕之猶虞其索，乃拾之反俟其尋乎？知君乞丐相，我不耐久受累，請出我，否則追客返奪所拾還我，不能勿相見。」計負氣曰：「非義財寧死弗屑，不相見亦易事。」

卿勿悔。」妻曰：「天下男子即死盡，亦念不到乞丐骨，悔何爲？」計大怒，徑奪門出。妻遽閉門，尙嗷嗷不已。計奔至河濱，見一漢陽舟將發，遽請附載。舵人引之登，坐船頭，饑火中焚，不可忍。自念七尺軀，不能贍妻子，俾凌辱至此，今子身飄泊，食宿且無着，不覺泫然涕下。艙中一皓首客，衣履鮮潔，方據案食。見狀，詢其故。計歷告之，并述婦見逐狀。翁起立曰：「若然，君子人也，勿憂小富貴。」挽與共飲。既而曰：「僕有銀號五，其最盛者，爲武昌之乾豐，以司會計無端人，耗母銀以萬千計。近爲吾姪某少年，喜風月，非老成可倚任者。君往，僕可紓北顧憂矣。」計言身係舟子，篙櫓外無他長，恐負翁託。客固言無妨，望君不過資彈壓耳。但坐鎮雍容，卽稱乃職，何辭焉？」計始受命。明日至漢，客爲置冠履，命贖札至武昌，易姪歸。號中初見計，甚輕之，引見翁姪，啓書知代姪者，衆肅然呼先生而不名。計遂日危坐，課盈絀。黠者以言餽之，計正色嚴拒，以故號中規頓整。踰年，翁至，閱冊無絀，乃有盈，喜曰：「我固知計公可大任也！」酬千金。計不受，翁曰：「雖然，當更爲謀之。」遽代收附已肆，並權子母利，乃倍往日。未十年，蓄至二十萬。翁書諸冊，具酒告計曰：「自君來，僕銀肆增十五所，未敢忘大德，已將薪水資，權利得若干數。君無家，壘壘者無堆積處，乾豐號中數適符，敬當歸君也。」計固辭，翁曰：「此自君物，非我贈也，何讓爲？」計乃受。鑿翁前轍，不延客，盈絀仍自操。又數年，富竟與翁埒。乃置美第，蓄豔妾，終身不娶。賈自計出後，適屠者，日大嚼，得飽貪腹，顧夫性殘酷，婦稱萌故態，操屠刀剔其筋，膝行哀求乃免。後聞計富，日悔泣，夜仰芙蓉膏死。

洪梅孫

洪梅孫，茂才名祖詒，徽之歙縣人。祖父以茶商起家，富甲一郡，列肆徧江南，襄下河，家于通。庚午大比之年，並舉優拔科。梅孫屢試皆首選，自以爲拔萃優行，如操左券。否則亦必食餼于庠矣。覆試日，趾高氣揚，目無餘子。聞唱己名，昂然排衆入，倉猝間忘除眼鏡。文宗怒叱之，梅孫大悔，恨，文思頓澀，草草交卷出。自計命中有天廚星，糜米當不

能奪。蓋歛邑出七缺，梅孫名第二也。甫出院，見牌示高懸，諸生蜩集，有扼腕爲惜者，無撫掌稱快者，心大疑。急視始知己名已降劣等，並究學師不覺神氣沮喪，縮頸疾去。是秋入闈，又以房薦額滿見遺。從此文運日蹇，前茅無梅孫名矣。予與梅孫有一面緣，曾讀其舉子業，與一切著作，才思橫逸，氣象光昌，決爲投時利器，乃以一念自矜，致功名垂得復失，世之不如梅孫者，尙何必斤斤然以文章自信哉？

三世四節

孟光舉案，少君挽車，家有賢婦，誠三黨之光哉！至不獲已而「柏舟」明志，「冰蘖」矢貞，遇固艱心良苦矣！然而旌表及于茅廬，事跡光于史冊，幽光必發，積善有祥，何其榮也！余嗣曾祖攀桂公，少孤，有至性，事母無間言。娶妣湯太孺人，體公志，侍奉愈謹。家甚貧，公思以文章顯父母，定省外，閉戶刻苦，無虛日。太孺人針指佐菽水，雖瓶罄不以語公，恐瑣瑣亂公心也。公年甫壯，積勞致疾卒。太孺人守節自矢。嗣次房飲和公，長子大中，撫育如己出。時姑衰多病，飲食需人，太孺人日夜不得息，無倦色。逾年病益危，參苓罔效。太孺人夜焚香默禱，持刀割腕肉三寸許，和藥煎湯進姑，立瘥。又數年，乃卒。太孺人殯祭如禮，哀痛成疾，尋亦卒。含歛日，尸如生香，三日不散。

大中公，既嗣長房，痛父賈志歿，誓苦讀，復舊業。繼見學宗案出，所素鄙者，冠其曹，乃絕意功名，慨然萌出塵想。聘白蒲顧太宜人，既成禮，明日隱去，徧訪無知者。太宜人盡去簪珥，依兄諸生元，紡績自給。嗣姪長庚，課之讀。既長，走長安，以供事。議敘，得貳尹。太宜人書訓不絕，俾壹志仕途，勿我念。茹苦七十年，壽幾期頤而卒。

先府君長庚公，謁選之年，本生妣已先卒，繼妣氏范，隨公北行，主家政，賢聲傳戚黨。愛諸孫甚至，然有少失德，譴訶之，不少恕。待戚獲輩，則恩有加。憶故奴季升，嘗竊煤爲宜人見，懼欲遁。宜人故他視，縱之去。後卒得其死力。同鄉有告貸者，皆竭力，未嘗有德色。裙布外，什襲爲空。先府君性純孝，數諫宜人，勿操作。宜人曰：「吾藉此舒筋力，且以

勤儉示子孫也。」丁巳，府君卒，宜人乃率先妣及芬兄弟回籍。壬戌，大兄以瘵疾卒，宜人大痛，逾夕亦暴疾卒，守節逾四十年。

自嗣會祖至先兄，凡四代；惟先府君享遐齡。然府君究次房出，次房范宜人，雖亦寡，而克昌，公猶能享中壽，豈真風水之說，獨不利於冢子歟？同治癸酉，杏兒出痘夭，亦冢子也。且五世矣，其不利也，益信。乃范宜人後，三房又有以節著者：堂叔壽昌，飲和公孫也，賈于外，早死，叔母馬，故名門女，聞訃毀容自矢。先府君以季子蓮馨嗣其祀。同治末，與顧范二宜人同時請旌，擬入祠，附湯孺人祀云。

黃崖教匪

張積中字石琴，臨清死難積功之弟也。籍江南儀徵，初頗讀書，屢試被黜；遇術者周太谷，導以鍊氣辟穀，取精玄牝諸術，積中惑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太谷正法，積中益修師術，愚鄉人謂師尸解去，欲證道者，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由是惑者寢衆，往往踵門叩頰流血。積中故嚴拒之，謂無善根，先令其作諸小善，而陰誦其隙，謂某事惜財，某事惜刀，爲太谷所擯。其人懼，固請乃許之，僞使輦金于庭，謂無道根，固不納。又盛裝女奴，使人引而出口：「多塵障也。」反與虬髯僧父蓬首婢同寢處。于是高門甲族，男女奉若神明。積中錯處其間，亦不復引嫌矣。道光中，鹺務變法，天下奇士，如周韜甫、馬遠林、關恭季輩，俱集揚州。積中慮爲所毀，乃取論孟大學衍義近思錄諸書，日相討論。韜甫信之，爲表揚當道，聲頻起。咸豐六年，避粵匪，遁之山東肥城縣黃崖山。山麓有莊曰南黃崖，中黃崖，惟北黃崖界長清。山形三面環抱，左右危峯，若門戶。中廣百畝，積中築室其顛，炫其術，引諸避兵者，不旬日，山成市。乃壘石爲兩砦，築大砦其上，引河水環之，市弓弩甲仗，爲武備房。又建祭祀堂，祭以夜檀，燭光數里，非其黨，莫能窺也。收太谷寡孫婦素馨女甥吳蓉裳爲女弟子，列屋居，不輕見客；見則必九叩，抗不答禮。其傳教，則高弟吳

某趙偉堂劉耀東等轉相授受。五日一聽講，不能誦習者聽之。其教者，祖右臂，戒惜財戀色，子女玉帛毋許顧。鄉愚闖動，自肥城之孝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鐵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濰縣等處，皆列市肆千里之間，奉其使令。鄉愚呼張聖人，吳劉輩則稱「七先生」，而不敢名。同治四年，濰縣民王小花，盡室徙黃崖。知縣靳昱怪之，捕小花，詳上臺。閻撫軍敬銘，委肥城令詣黃崖見積中，鬚眉鬻鬻，事乃寢。五年九月，益都民冀宗華等謀作亂，事洩，供同黨姓名，師積中爲首，約期陷省會，再陷青州，兵仗已藏城內，搜之果然。已而其黨次第獲，供俱同。報聞丁布政寶楨，檄巡捕唐文箴與長清令陳恩壽入黃崖，令積中赴省自白，念其老，且世家，無意殺之也。既入告吳某，吳以先生游五峯對言未已，一人持帖倉皇入，吳覽之色變，趣文箴速歸。文箴等絕馬而馳，尾追者殺，廉從黃紳肥城令甫入城，聞礮聲亦返，馬豎被殺。時撫軍在東平，疑之，檄諭其子山東候補知縣紹陸同藩司員弁入山奉父至省。而紹陵已先期乞回籍，實已入黃崖矣。遂繕諭令吳某示之，復出示張砦門外。二十六日，山巔轟紅旗，一砦牆徧立尖旂，緣道運薪糧煤燭者，相屬夜有數百人，焚掠長清肥城各鄉莊。又武定鹽梟載兵仗，由大清河抵孝里鋪，入山砦中，各隘安巨礮。撫軍猶檄潘道員駿文招之，終不出。越四日，寶楨至，長清令吳某與林令入山被阻，反跡大著。于是撫軍率參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諸營並進。駿文率千總王萃騎兵勸入山路徑。十月朔，騎兵先克匪水裏鋪，紹修乘勝入山，縱巨礮轟賊卡，斬劉耀東。正起由東山銜尾進，焚其卡柵，獲火器軍械旂幟號衣，諸軍皆登山奪隘，絕其汲道。再飭吳某作書招之，越五日，積中回函至，詞意悖慢。撫軍怒，出示招諭，凡居民投首者不誅，縛獻積中者予重賞。砦中卒無一人至者。賊火器與官軍相及，營勇時有傷，忿甚，撫軍恐玉石俱焚，命緩攻。是日紹陵出謁撫軍，許以不死，命造官僚居民冊，熏夕積中書來，言人心洶洶，造冊宜從緩。而民間傳言匪已遣讖，召武定鹽梟。各州縣來書，亦云河西捻匪將渡河救黃崖。撫軍撫膺長嘆，令進攻。于是東西並進，匪死拒槍石交下，傷弁勇數十，血雨流注，呼聲撼山成。謙軍縱開花砲，斃匪甚衆。砦中燭燭四合，紹修軍由砦西攀牆上，參將

曹正榜鑿懸崖爲隧而入，匪猶死守。正起軍稍怯，手刃三四人，由砦東鑿牆登；匪磚礮殆盡，槍砲不絕聲。千總萬年清張福與頂踵浴血，致死獠升牆，匪徒手推墮十餘。正起軍已久，紹修、正榜西路亦進，匪不支，持械巷鬥。諸軍合擊之，奪路出者爲扼隘軍所斬，墮崖顛谷無算。積中紹陵戚屬男女，均焚誅無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弟子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爲灰燼者。其堅頑如此，存婦女幼穉四百餘。婦有形色灑然，笑語如恆者。弟子韓美堂等皆願從師死。吁！可異已！出積中首于灰燼中梟之。撫軍入山履勘檄州縣，查封逆產，均于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肩遁千里，響應若是之速歟？敬銘奏略有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僞託詩書，乃至縉紳爲之延譽，愚氓受其欺蒙。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連列市肆，收集亡命之徒，從其教者，傾產蕩家挾資往赴，生爲傾家，死爲盡命，實不解所操何術。臣從前訪問，率稱爲讀書之士，臣自慚聾瞶，實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

亢掌櫃

京師大賈，多晉人，猶之江南多徽人也。正陽門外糧食店，有亢掌櫃者，雄于財，而人懦。其遠戚平姓，素無賴，恆黜之。亢雖不常破慳，然爲所窘者屢矣。一日，亢載米進城，牛車數乘，絡繹于道。遙見平施施來，亢欲遁，平笑以手挽之。曰：「卜者言，予今日南行利，不謂適遇兄。前途挑青帘者，酒家也，盍飲乎？」亢辭以有事。平曰：「卽有事，遇我則無事矣。」固邀之。亢不肯，平大怒曰：「邀汝飲，敍親誼耳，不飲，是無親也，無親者，何顧惜爲？昨家中適斷炊，君有米數車，當借石許爲卒歲計也。」亢窘，請緩期。平曰：「君家妻子饑亦食，能緩期否？」亢辭窘，揚鞭揮牛行，弗顧。平急解衣臥車轍中，叱曰：「老慳能斃我，驅車壓我不能，予十石米！」亢無計，婉求之不聽。請少其數，不許。時日色銜山，亢恐誤行程，汗如雨，淚亦如雨。聚而觀者如堵牆，俄有驅車轆轤來，至此亦停轡。一峨冠丈夫下，問故。亢具告之。丈夫遂厲色叱平曰：「是汝言耶？」平怒曰：「是也，何預汝？」臥不動。丈夫不答，遽奪車夫鞭鞭牛，轟然一聲，大車壓平。

腹而過平腹裂死衆大驚坊保咸集丈夫曰「渠自求死生之胡爲」趣亢行曰「汝勿恐我自殺之不爾罪也」坊保將繫丈夫忽南城御史至叱保退跪請罪丈夫曰「此皇城御道而奸民橫行若此需巡城胡爲者」御史唯唯面如土丈夫又曰「有效尤者此爲例壓死勿論」言畢登車去御史責坊保不早報捷之見者皆咋舌有胥役曰「此某王爺也」

都天靈籤

張睢陽遭安賊之亂，櫻城固守，誓死殺賊；千載凜凜，猶有生氣。吳中處處祀之，尊爲「都天」。時著靈異。甲子五月，州試有日矣，予禱神，問雋否？得一籤云：「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成；善人終不礙，黑夜聽雷聲。」予以爲必無望。乃次夜，卽有會匪王朝陽之警，因之停考。所謂「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成」也。王擬十六日舉兵，投書江南，髮逆約爲內應，使返至港，爲土兵所擒，獻之大局，盡得其反狀，并獲人名冊一本。時牧通州者黃君金韶，素以廉明稱，不動聲色，按名擒獲，悉斬之，亂遂平。所謂「終不礙」也。

騷狐

甲戌會試後，寶坻令管君近修，延予閱縣試卷。端陽後一日，就道，僕楊大隨，宿香河。曉夢將殘，覺耳旁有毛茸茸然，初以爲貓耳，揮之去。陡聞臭氣逼鼻，不可耐，余亦就醒。見殘月半規，從破櫺中透入，柝聲猶未絕也。楊大亦匆遽起，啓門呼車夫開車。余問何匆促？乃爾楊大囁嚅半响曰：「早走亦好。」予知有異，遂不言。既就道，楊大始言被狐所困，驅左則右，驅右則左，雖不礙人，而騷味令人不可耐也。余謂此必狐之未成道者，不然，何不變化氣質，投人所好，而乃以臭氣未去之身，強欲近人，討人厭惡也耶？

太平鼓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鼓以鐵條爲廊，蒙以皮，有長柄，柄末綴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盃，如鏡，爲孩提玩物，更有大如十石甕者，則羣不逞，結黨成羣，聚而擊諸市，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鬨鬧聲，耳爲之聾。道光中，有結爲「太平鼓會」者，聚衆百數十人，各著大羊皮袍，遇粲者，則羣圍之以袍，裹而奔。婦女號，則衆鼓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迭淫焉。往往至死，其幸生返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察院某，知其害，奏禁之，復拘得爲首數人，斬以徇。而「太平鼓」之風遂息。現曹老官觀、呂祖祠等廟集，當上元前數日，游人如蟻，尙有擺地攤買者，然皆不過如盃如鏡，供小兒玩矣。

書燈自走

先君子景西公，初入京，館輔國將軍祿智家。晚課散，倦甚思寐。俄見燈自走入室，若有人持之者。旣而烟壺眼鏡等物，皆蠕蠕然動。窗前晚香玉一瓶，倒植空中，水不滴。大駭，呼童童醒，復大譁。將軍趨而入，笑曰：「無恐，此我家仙爺作祟耳。」別啓精舍舍公。明日，具雞黍，詣空室禱曰：「仙爺勿復爾，師爺南邊人，膽小也。」空中聞笑聲，後遂寂。

狐打甕

京師通州會館，舊有狐。戊午，余南旋有日，權住其中者兩月。小妹愛珍，甫六歲，與婢輩戲後院中。歸即發熱不止，出痘，勢甚危。家人環守，夜三更，聞後院擊甕聲，咸大駭。故僕李升，膽素豪，奔至後院，大詈曰：「鬼子敢爾！」以足踢，數甕皆倒，聲遂寂。明日，小妹以變症卒。

花妖

孫吉雲茂才錦，與余同赴省試。闈後，日盼捷音。家故有老海棠一株，不花數載矣。是秋忽枝葉叢生，開黃花，鮮豔可愛。花落結木瓜八九枚，香味遠勝常品。傍有桃樹二，亦盛開如春時。觀者接踵，門成市。羣相賀，以爲瑞徵。孫亦欣欣然自負，繫紅綾樹杪誌喜。未幾榜發，竟失望，怏怏終日。然則花開何關衰盛，特不正之氣感而成異耳。

蛇異

凡物之返常者，不足爲妖，亦不足爲瑞；惟視乎家之盛衰，以爲感召。憶吾戴氏，蛇凡三見，而輿敗各異。國初，吾族最盛，世居州南門戴氏槐杆。一日家宴，猝見巨蛇，頭如栲栳，枕大廳檻上，身屈曲穿房過舍，直至宅後溝中，尾細處猶如巨盤。家人大駭，焚香祝之，身暴縮，蜿蜒入溝中沒。未十年，此宅遽爲族中鬻去。又咸豐丁巳，先君子卒于京。先姑在家，早起，忽窗上掛死蛇長丈許。姑見而嘆曰：「吾兄蛇屬也，今死，吾兄其有不諱乎？」泣不食。至夕，而都中之訃至，姑痛哭成疾，逾三月亦卒。及同治丁卯，芬赴友人飲，醉歸，滅燭登床。甫交睫，聞唧唧聲與咯咯聲交作。異之，啓帳潛窺，見巨蛇逐鼠鼠竄，從案頭竄至地。蛇不少捨，且鳴且逐，皆窸窣入床下去。晨覓無迹，惟一蛇蛻委床下云。又一日，芬歸，內人挑燈獨坐，聞簾鉤搖動作聲，出視，髻觸蛇尾，尾鞭門聲逾厲。仰視大駭，乃一蛇蟠門上，昂頭吐舌，如欲噬人。內人大號，蛇旋去。明年，芬遂有南闈之捷。

祖宗示兆

庚午秋試之年，余由長江掛帆，逆流而上。家中每日落時，鬼聲啾啾然，近鄰皆聞之，咸以蹈險爲余危。月餘，予歸，

聲乃止。報前二日，余內戚洪姬住予家，患氣痛，夜輒不寤。坐見窗外一皓首婦，蹀躞庭中。又一翁倚柱望月，撚鬚點首，若有所思，尋皆不見。轉瞬間，又見戴纓帽者五六人，自二門魚貫入，雁立庭中，三拜乃起。復魚貫出，明日，姬方食，又見一矮人，著白衣，自門外匆匆入，趨竈下不見。予惴惴，未知凶吉，踰夕而報至矣。

危症獲救

症至乳癰，危矣！乳癰至發于七十歲血氣已衰之身，則尤危乎危矣。當萬無解救之時，而忽遇絕不相值之人，又適操生，是使獨之技，此非有天焉，以默佑于其中，斷無如是其至巧，如是其至奇者。如吾祖母范太安人之事，足述焉。安人幼適先大父克昌公，克昌公以力學早卒。安人紡績，供先府君讀，愛如己出。先府君既成立，奉安人之京，治家井井，晨起率家人操作，待僮僕無厲色。有以窮乏告者，必盡力賙之，雖典質弗顧也。先府君棄養，太安人乃率諸孫回里。甫一載，忽患乳癰甚危，醫禱迄無效。時江南全境陷賊，唯吾通獨存。蘇常難民，紛紛渡江，有鎮江名醫某，率妻子奔通，覓居停。予大兄春池遇諸途，延至家，爲埽榻焉。某聞呻吟聲，問故，大兄蹙額唏噓，述安人病狀。某笑曰：「太安人定無恙，不然，何遂我之寄也？我以醫自活，然實無他長，惟乳癰乃三代祕傳，可百發百中耳。」兄大喜，急延入視，見癰已潰爛，臟腑隔膜，歷歷可指。嘆曰：「病至此，無怪庸庸者束手也。幸遇我，猶可活。」兄拜求療治，醫出刀圭藥，敷患處，踰夕，瘡口漸合，未十日而愈。後歷十數年乃卒。噫，奇矣！

兩杯茶教匪

江蘇裏下河一帶，有「兩杯茶教」；其初肇于某寺僧。僧死，傳揚人盛廣大，而通州之黃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誦經，斂財聚衆，愚民爲所惑者，幾數千人。然初無謀叛意也。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陳某，素性桀驁，已由軍功保

五品銜，食雙糧矣。心未滿，仍多所要求。總鎮抑之，悉怏怏懷怨。望潛濟江，通款于福山髮逆，云願獻通州。逆首晒曰：「吾爲若輩誤者屢矣，是不可信。果誠也，當自破通州爲贄。」陸陳慨然諾。既返，百思無計。忽憶黃茅輩得民心，煽之當可動。遂詣黃，盛言髮逆旦夕且渡江，若輩當自計。衆大懼，陸言：「無妨也。彼中會與我善，能人出千錢，當代買太平紙萬張，貼門首，可勿擾。」黃信之，函致諸教首，斂如數。已而陸又曰：「髮天主甚賢，取天下反掌耳。欲富貴，當乘其未來時，能出萬錢，六官尙書，可立致出千錢，亦不失爲朝將。空割已遞，致勿自誤。」衆愈惑，爭出銀買空割。僞職徧通境，實則皆陸陳私刻，髮逆不知也。陸陳見教主易與，復煽言天主愛民，但相從，皆手足。兵到，順民須助威，宜家置旂一槍一編隊，如行伍。黃內怯，私議曰：「太平紙職名割，祕之無知者。苟公然置禁物，保勿有滅族禍乎？」陸陳變色曰：「君不從，弗強也。然事後必勿悔。」黃終猶疑，陸出一冊厲聲曰：「君輩已受僞職，不從即投之官，滅族禍誰獨免者！」黃戰慄謝之。且曰：「非自怯，恐江南不果至耳。」陸陳邀黃至賊壘，實其言，乃昏夜偕渡江。見其酋盛席款之。後送天京，朝天主，溫語嘉納，留住十餘日，偕返。于是教中信益堅，買糧置器，駐隊軍山，將于五月十四夜攻州城。城中文署差吏武營勇弁半教黨，奸細徧布街市，官夢夢也。十二日，黃下令戶出錢五百助軍裝。南沙有董事某，以無故斂民，阻黃。黃怒曰：「君此時猶自大耶？」卽率衆焚其廬。某奔至城告變，城中乃大震。會狼山僧，亦連夜至，具言軍山謀反狀。先是僧已寢，夢神以足蹴之曰：「一起起兵，且至，吾與城隍爲殺賊，日奔走，履幾穿矣！」僧驚起，視見神額汗涔涔不止，泥履果剝落。啓門遙聞山下呵殿聲，紅燈隱隱，官銜則通州城隍也。僧知有變，急探之，見軍山旌旗蔽天，戈矛林立，洋銃聲不絕。乃從間道，得至城云。時通州牧黃印山先生，有幹才，急命三門嚴守，禦札各沙董，擒首事者。明日，沙董紮四人至，殲之。各沙搜捕羽黨，盡得其軍械旂幟號衣印信，前職名冊一部。于是按籍訪獲，次第就誅。最可哂者，其黨職名，悉僭神佛封號，稱黃逆爲玉皇上帝，餘如都天靈官、元帥、真君、火神、龍王，各從其好。被拘，咸神色瀟灑，不刑自承。有憐而飼以肉食者，則合掌謝曰：「罪過罪過，遲一刻便升天，何苦以葷食累我，被

請乎！至死，卒不食。其愚惑如此！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將刑，縛署前大樹上，見人狂詈，適官過，指而責曰：「吾諸臣皆歸位玉霄宮，尙虛左待我，獨羈我凡界何爲？」持刀者牽之去，乃喜。十四日，各門戒嚴，總鎮率兵梭巡城內外，排列勇隊，火光徹夜不絕。民一夜數驚，謠言不能禁。捕得數人，斬之，乃少定。雞鳴徹隊，人心粗安。越翼日，陸陳俘至，始知官紳士民所在，有獻首人，于是局中皆色變。旂牌某，泊荷亭總帥心膂也，有逆跡，黃擒之至，泊婉言爲請命。黃大笑曰：「大人愛賊，可謂至死不悟矣！」叱速斬之。泊有慚色。教中大恆，皆宵遁，百計不能得。潛秦州，撐巨傘，僞爲賣藥者，爲黠差物色，卽秦州寸磔之。黃父子甫出境，鄉人縛之來，嚴刑鞠問，斷其脛，以大舂舁之市。刑後無血，流黃油斗許。其子解部宮之，給披甲人爲奴。其黨始稍稍息。有司入奏，頒匾額懸狼山及城隍廟。黃公升蘇州守，紳董亦敍功有差。

長生豬

如皋城內某茶肆，拳豬五六頭。同治十三年秋，鬻其一。屠者將宰之，甫就縛，豕忽咬索斷，奔西門，直至余同舍生沈育才家，以首觸門。沈出，豕跪泣若求救者。沈憫之，詢知爲某茶肆物，贖之，命仍象其家。迄今已六載矣。腹膨脹臥地不能起，重四五百斤，毛盡白。余光緒五年親見之。

江慎修

江慎修，安徽歙縣人，好窮經，尤精于卜筮之學，著周易釋義十六卷行世。其析理頗精，創「三十六宮」之說。謂易中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頤、八卦，皆無反正，餘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實只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數。其說甚新。又謂河圖順生，洛書逆尅，按之皆確有見。館同里某富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愠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

食曰定數，富家厭之，辭焉。慎修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家集客爲茱萸會，慎修適過，主人邀入席。慎修盡三爵，食二饅首，遂起辭。富家挽略，慎修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廚後，見有徑寸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邊分手，尙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邀我賞茱萸，酌我三杯酒，數定且歸休，只啖兩饅首。」衆大訝。慎修平生不妄交，惟與同村程翁善。程亦精奇門者。一日同醉歸，程曰：「月色大佳，盍乘興入城乎？」慎修曰：「一夜二鼓矣，入城且十里，尙不及返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至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誠然，但此石明日始返耳。」旁觀異二人言，坐石旁驗之。俄有担酒者以担後輕載石去。明午果載回棄舊處。于是村中咸仙慎修矣。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目不忘。聞慎修名，担簦往學。慎修適他出，戴徑入室，據案翻閱三日，盡讀所藏書。慎修歸，戴師事唯謹。慎修問：「讀此開書未？」戴言盡熟矣。慎修曰：「能用否？」戴曰：「未也。」異日偕戴游隴上，見黃牛與黑觸，慎修問戴曰：「牛孰勝？」戴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慎修曰：「不然，今于令爲孟冬，于日爲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于一，而學所以貴于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戴大悟，學業日進，名遂與慎修埒。雍正初，大吏薦慎修于朝，上召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薦戴。戴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上大悅，問：「卿與師孰優？」對曰：「臣劣。」上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耄，患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其讓，賜翰林同治中，曾文正公搜遺書，得慎修周易釋義，爲梓之行于世。

阿中堂

京城有姚先生者，以館爲業。冬夏唯著一衲，與人言休咎，有小應。以是人咸異之。如臬胡佛生太史，方觀政刑曹，喜談黃老術。聞姚名，往拜諸門，願執贄爲弟子。姚言君等受恩深重，當使天下共登壽域。區區修煉小道，豈希聖希賢者所宜道哉？胡悚然起敬，延至家，敬禮備至。姚所論皆儒家事，起居亦不異常於人。住年餘，忽覺額謂胡曰：「君

部堂官阿公，今夜欲見害，奈何？胡愕然問故曰：「阿公本天狐，世無知者。三年前，余館某氏，酒後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學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阿公所能害哉？彼無故動殺機，必自斃。三日內，當有驗耳。」胡將信將疑。明日閱邸抄，阿公果請病假三日。胡神之。至第二日，阿公薨。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教我。」姚曰：「吾非吝此術，顧識緯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人盡看破世味，豈復有求名求利之人哉？」胡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談神仙者，如恆河沙數，然究之費公長房，今在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煙雲杳渺之中，反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擲此自在光陰，而向寂寞無聊之境，求彼杳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不知矣。何問焉？」又曰：「世局關乎大臣，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爲自全計，勿更與俗浮沈也。余師見招，亦當從此逝矣。」翊日，姚不知所往。胡謀得河工差，出京。是年，果有粵逆之亂，京師米珠薪桂，京員有斷炊者，而胡幸以差得無乏。

好兒

孫少谷同年，言其伯祖某考，取供事在玉牒館當差。某朝貴延之課子，書室近荒園，樹林陰翳。一夜，秋風微起，明月在天，披衣坐海棠陰中，悄然興離家之感。忽聞假山後有女子嘆聲，私念必主人眷屬趨避入房，闔扉徑臥。少頃，聞蓮瓣細碎聲，漸近窗外，作小語曰：「如此良宵，昏昏醉夢，固知非風雅兒也。」某不應，則又曰：「南蠻子慣妝道學腔，適才對月長嘆，想阿誰也？」某心大動，舐窗破窺之，見二女郎，北地妝束，清瘦如帶雨花，臨風欲顫，驚喜出意外。徐應曰：「誰妝道學，但心怯耳。幸暮夜無知者，卿肯慰寂寥否？」女郎曰：「南蠻子，發天良矣！」含笑推扉入，擁之，身輕如燕，百媚橫生。自言名好兒，本主人寵婢，慕郎君姣好，故相就耳。孫亦不疑，自是每夕必至。某日就庭弱，面黃于菊，主人心疑之，治酒飲某，婉言曰：「先生孤身作客，當珍體如金，倘有所思，僕當效命，勿久鬱鬱也。」某頹

顏曰：「蒙君厚愛，敢祕私衷，願得紅袖作添香人耳。」主人略無難色，盡出美婢，俾自擇。某徧覽無好兒，疑主人愛弗肯割。遽言曰：「君果見惠，必得豔冶如好兒者。」主人力白其無。既而恍然曰：「先生誤矣！吾園素有狐，此必彼作祟耳！不早絕，禍必不測。」某始懼，求策。主人爲薦諸王府，擇美婢贈之，狐遂不至，病亦旋瘳。

張忠愍公

寶山蔣敦復作張忠愍公國樑行略云：公姓張，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生而長身，疆立，材武絕人。年十五，之粵西貴縣，從其叔父賈，顧心弗喜也。喜任俠，結客，鬥雞走狗，與羣少年遊。輒以氣懾服羣輩，儕偶咸兄事之。會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怒，率衆往劫，破其質庫。土豪訟諸官，捕弗得，而公之義聲已震。爲羣盜所推，有衆萬人，不妄殺掠。人爲之語曰：「拯弱除強，張家祥。」前廣西巡撫勞公聞而異之，遣大將招撫。道光二十九年，公單騎受撫于左江鎮。尋捧檄剿土匪顏品瑤、潘七大、李樹青等，境內肅清。入謁幕府，撫部深器重之，使執贄居弟子列，乃改今名。國樑，字殿臣。公由是感激，思立奇功，答知己。逆匪洪秀全事起，撫部檄公募勇往勦，以二百人破賊數萬于新寧州。咸豐二年三月，調赴湖南，破賊于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迫賊至長沙省城。南路新開鋪賊竄湖北，復追剿至武昌省城，攻破洪山寺賊壘。自新寧州之捷，入奏，奉旨賞戴花翎，補守備。至是，升都司，賞給霍羅琦巴國魯勇號。時洪逆已從九江順流下，竊據金陵矣。公之立功，自保桂林始。後逐賊楚南北，直抵江寧省城，均與提督向公相倚如左右手。賊聚太平，向帥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無應者。公慨然上馬行，所部五百人從之。賊衆聞公至，大驚，棄城走。公徐按轡入市，不改肆。歸報，往返僅七日。軍中唱凱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前後奏捷，晉階游升。至福建漳州鎮總兵官，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返亦不及二旬。晉提督銜。六年五月，九華山之師潰，他帥死，諸將擁兵觀望，大勢幾不支。于是向帥奏請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流亡，立解金壇之圍。朝廷嘉之，始拜欽差幫辦軍務之命。

嗣此乘勝克復句容鎮江，進擣秣陵關，馳往江北，復揚郡儀徵，復渡江圍江寧城外賊營，築長濠以困之。經畫數年，破賊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洑洲正當賊衝，亦爲我軍所踞。先是公平鍾山賊壘被炮擊，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復旬容，賞穿黃馬褂，復鎮江，升授湖南提督。世襲騎都尉，復秣陵關，賞換雙眼花翎，調補江南提督。復揚儀，蒙恩世襲三等輕車都尉，復九洑洲，蒙恩世襲二等輕車都尉。中間尙方珍玩，恩賜絡繹。先帝聖訓，勇猛之中，加以慎重。公自念遠方武臣，受任非常，雖誦感泣，日夜圖報。是時向帥已積勞，薨于軍。欽差大臣某貴人，不諳軍旅，餉不時給。公功名既盛，忘者益多方沮撓，先後屢失事機。度賊未易滅，誓以身殉。抉一齒畀家人歸，報示無還期。江寧賊受圍日久，勢憊甚，城垂破者屢矣。爲出柙計，乃集各路劇賊，思并力一決勝負。亡何官軍缺餉，已五閱月，士卒洶洶脫巾一呼，危在旦夕。以公故，猶未忍。公不得已，躬詣某帥所，長跪告急。繼之以泣，卒弗許。退而念此饑軍，終不支。亟檄召副統帥某，冀相與戮力。一鼓下省城，擒賊首，出萬死，不顧一身事。或濟。副帥將行，留守常郡何制府尼之，羽書七往返，不至。賊聞之，急攻官軍。官軍譟于營，某帥遁，師大潰。公聞變，搏膺而呼，墜馬幾絕。立自鎮江馳至丹陽城下，與賊戰，傷重，知不免，探懷中印授材官某，令走報。下馬向關再拜曰：「臣力盡矣！」復上馬大呼，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歿于水。時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公在而東南大局支持八載，公歿甫逾月，常蘇二郡相繼淪失。江南數十州郡，十陷八九。然則公之一身，存亡安危所繫，豈鮮哉！先帝初得奏報，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議恤。八月奉諭，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贈太子太保，入祀昭忠祠。其死事及原籍地方，立專祠，予諡「忠愍」。

僵屍二則

武清縣濟顛村，相傳有僵屍爲祟。許某，本農家子，婚于隔河王氏。一日，赴岳家飲，醉歸。時紅日銜山，深林陰翳，杳無人跡。猝見荒塚上，有披髮頭陀，面目猙獰，齒巉巉如鋸，持小兒足大嚼。許驚極，急策款段，且呼且馳。頭陀棄所

食大吼奔逐之。陰風陡起，樹葉墮如雨。許幾爲所攫。正惶遽間，忽見白波一片阻騎，不得越。許自料必死，不顧逆流渡。甫半，陷泥濘中，力鞭之，突起。幸水才沒腹，得喘息到彼岸。頭陀怒，伏身作欲涉狀。甫及水，意似怯。羣犬環而嗅，愈窮促，舉巨爪，指許。啣啣作鬼聲，返身遁。遠望入叢塚間，乃沒。許回家，大病經旬，終身不敢過濟顛村云。

順天老人王姓夫婦，皆七旬矣。一子二孫，以力田自給。咸豐中，直省所在荒饑，蟪蟲徧野。老人以疾卒。既葬，其子祭壻歸。聞後有呼其小字者，諦視，真其父也。驚喜，問父何復活？父言冥王查我陽祿未盡，放歸與兒輩團聚耳。子不疑，奔告其母。母亦喜，率二孫出迓，相見慰藉，再四遂起居如平時。才半月，攜二孫遊西頂，泣而回云：「我老且昏，將二孺子失去矣！」子急往覓，竟不見，心頗疑。一日行市肆，見江南客坐畫輪車，忽停轡，呼子審視之，訝曰：「君住何處，滿面鬼氣，得毋有祟于室者乎？」子力白其無。客曰：「君不明言，十八日闔室皆鬼錄矣！」子言兩月前，家父重生，二子忽亡去耳，餘無他異。客曰：「此卽爲祟者。君察其食時，不動不類，待妻子異曩日。滿百日，屠門大嚼矣！」子泣求救。客曰：「歸儲犬血一盃，令家人各持黑驢蹄，誘其出，齊擊之，不勝，我當自至。」子請偕行。客許之。既歸，呼父出，猝見客，色變。子母各以蹄擊其肩，怒甚，伸掌遽攫其子，嚙以血，稍却。客出袖中寸許鏡，照之曰：「孽畜，爾屋子已燒却，且藏形不得，尙祟人耶？」父返身急遁，客奪子手中蹄，遽擊之，伏而仆。客壓以鏡，索草石許焚之，啣啣作聲，臭氣不可嚮邇。母子謝客，且詢姓氏。客微笑不答，徑拂衣去。未旬日，遽大雨焉。

蘇人有喪其婦者，殯之日，輿從繁盛。癡道人顧而笑曰：「癡兒，拋金若泥，乃昇空棺作戲也！」其家嗤其妄。道人固請開棺一視，從之，果然。乃大訝。道人曰：「屍已伏君家梁上，今夜必爲厲。」其家大懼，跪請救。道人欣然往，至家，直入內室，指一梁曰：「在此矣！」家人聚觀，見尸衣飾如故，雙手抱梁，懸空際，目熒熒直視。道人出炮寸許，轟之，尸墮，奔搏人。道人喃喃誦咒，作劍訣指尸，乃僵。復斂棺桃釘釘之，發引日，喪儀如前云。

賣蒜翁

賣蒜翁，直隸大興人，劉姓，住城外之龐各莊。時天氣酷熱，翁趕廟集回，納涼槐樹下，鼻衄血不止，泥爲之濕。翁塞鼻已，戲以血團泥作人馬形，置樹蛀孔中，肩蒜歸。未數月，民間喧傳樹下有紅衣怪，騎馬出逐人，行旅過午不敢隻身往。尤好崇婦女，遠近村，各持械相守，稍疏防，即被擄去。明日，得之槐樹下，已昏然如中酒。各戶苦之，顧無計驅之去。適翁施施來，復憩大樹下，見路人結隊過，皆殼棘作懼狀。翁怪之，詢其故，不顧而奔。翁愈疑，隨之行。逾里許，諸喘始定，曰：「翁見騎紅馬怪乎？是能祟人翁不死樹下幸矣！」翁細詢怪狀，大笑曰：「是固我之嫡血脈也。不圖靈活乃爾！爲若除之可乎？」衆不信，丐翁往治。復至樹下，翁取孔中人馬出，數之曰：「汝以骯髒物，借人餘氣，使橫行若此？好形骸，空付爾矣！」碎而投諸河，其怪遂絕。

狗報冤

吾通東門某，蓄一犬甚馴。一日，偶竊食，某痛撻之，必欲致之死。犬逃入某之女家。女方食，見犬奔匿榻下，嗾之出，猶猶若畏懼求庇狀。已而某持杖來，犬匿榻下如故。某問見犬否，女頷指榻下。某遂出而殛之。日春甫下，女忽發狂，聲言犬討命。家人問與女何冤，曰：「我竊食，罪不至死。主人撻我，匿汝家，求庇耳。汝不言，我可活。汝助紂爲虐，是汝死我矣。我死，肯令汝生耶？」家人百計爲解，卒不允。曰：「錢債可贖，命債不可贖也。」問何不祟主人，曰：「未及時，且我恨主人，不及恨女之深也。」踰夕竟卒。夫人之生死頃刻，有在旁觀一言者，言而生，其感之倍于主人言而死，其仇之亦深于主人也。噫！可畏哉！

郭恭圖

自捐輸之例興，各省之需次者，多于慕羶之蟻。顧美缺祇有此數，優差不能徧及，大憲卽欲調劑之，疏通之，恆苦

于力不從心。苟處夤緣奔競之場，而猶守進禮退義之節，恐邊鄙簡缺，賠費苦差，且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卽也。揚州東鄉郭生，一附貢耳，才敏給，工書善畫。壯歲遊長安，戰失利，易士而商，爲質庫司會計，頗不慮寒酸氣矣。復由監捐大令，竟將以孔方兄爲文章吐氣焉。偶遊馬神廟，見有治喪者，詢之僧，知爲蜀督愛子，以瘵疾卒于京。郭頓生奇策，曲意交其僕，盡得公子在京諸情狀。遂托言回籍，齋金走成都，素服往弔。制軍俾之入，至靈前，痛哭流涕，喪者妣無此哀也。奠已，出袖金徐曰：「僕識公子矮屋中，聞後往來無虛日。下第援例，得邑令。假公子十笏金，今需次有日矣。驟聞凶耗，泣血椎心。千里完宿欠耳，敢以人不知者負故人哉？」制軍泣曰：「君誠端士，恨亡兒無福，共切磋耳。君如不棄，當屈君蓮花幕中，卽奏留四川可也。」郭跪謝。自此權傾一署，囊橐充盈，歲輦金至吳中。大啓閭閻，居然貴族。制軍亦稍稍知郭橫恣狀，然終以愛子故，且有還金之義，高其爲人，遂略其小節。後復保升知府，加觀察銜，且以二品頂帶子告歸里焉。嗚呼！亦孰知其以黃金爲餌，從宦海中試空空兒妙手，而與長眠不醒之公子會無半面緣哉？可謂神乎技矣！

劉松山

陳宦山農文鈔劉松山傳云：松山字壽卿，湘鄉人，王壯武部下。軍行特著精整。壯武與鄉兵最早，故號老湘營。彘以三百人爲一旂，自壯武歿後，松山接統十餘年，名聞天下。不忍易營制。松山長身瘦削，謀勇兼備，行軍慮事，尤識大體。有唐李愬之風。戰勝則讓功，臨財則讓利，故同時驕兵悍將，見之皆馴伏。同治八年，左侯西征逆回，自督大軍，由中路涇涼進，檄松山統三十營，由北路榆綏進陝邊北山，千里無人烟。土賊扈彰、董福祥等，擁衆十餘萬，梗塞軍行。松山籌餉轉戰，撫定土賊，得其死力，克回砦數百，抵靈州回巢，與左侯會于金積堡，分軍攻馬八條寨，回酋僞降伏地，暗鎗中之。松山負創，誠姪錦棠曰：「速攻之，毋反。吾骸吾魂，當督軍滅賊。」言畢而絕。錦棠屠馬八條寨，撫柩

而祝曰：「兇酋已寸磔，叔父忠骸，盍歸乎？軍中勝負未可知，金積老巢非旦夕可下，叔父盍歸乎？」選壯夫四十人，爲杠夫，昇之不動。再哭而祝之，增二十人，重如前。柩有聲如泣。將士皆哀號，知忠魂之不欲返也。越日，移營逼金積，八人昇之，輕如中空。將士悲感，戰勝九閱月，卒拔金積堡，寧靈悉平，崑回酋馬化龍祭之。其時帷輒幄自動，弓刀皆鳴。十年七月，始返其喪。

狐船

裨官野史，多載狐異；然其幻化媚人，往往在深山窮谷，否在多年殞宮，久曠空第耳。從未有烟波浩渺之中，借脂粉以耗人精血者。有之，自田生所遇始。田生，海陵人，將赴金陵試。見溪旁繫小舟，甚精潔，買之，鼓棹去。行里許，適渴甚，思飲，呼奚奴煮茶。艙後一美婦，奉簾出，睨之，麗絕。持玉椀，驟然曰：「儂有佳茗，當解郎渴也。」啜之，香沁脾胃，心旌蕩不自持。問：「妙齡幾何矣？」不答。持椀入，回首流波，嫣然微笑。田惑之，每有所需，皆先意至，若預知者。一日，抵石浦，感舊事，伏枕長吁。婦察之，以所吸淡芭菰進，且微哂曰：「如此風月，胡鬱鬱爲郎君其有所思乎？」田曰：「人各有心，豈卿所知者？」婦迴眸曰：「儂不癡，何不知也！」遂奉簾欲入。田強挽之，問：「卿知奈何？」婦粉頰紅暈，默不語。田魂搖欲飛，猝問：「卿見憐否？」仍俯鬟，久之，佯指云：「奚奴來！」遂遁入後艙。田悵悵如有失。是夜月白如雪，田伏枕不成寐，似聞隔板彈指聲，撥壁隙窺之，見婦挑燈支頤坐，殘妝未卸，乃低吟古詩云：「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婦噓氣作小語云：「儂豈忘情，恐奴知之，添笑柄耳。君佯睡，俟月上篷窗，當慰郎岑寂也。」田遂捲衾臥。半晌，簾有聲。時新秋嫩涼，月光中見皓質霜潔，瑟縮作寒狀，悄然啓帳入。田慰之曰：「冷煞卿矣。」婦搖首笑不答。遂相繾綣，雞鳴乃去。田昏然入睡，鄉既寤，見婦華妝坐枕側。因問船外莫有人否？婦搖首。田因悄言：「昨爲卿幾至骨醉，卿何術令人消魂至此？」婦顏頰以手擊田，口輔作小響，自取雨前茗哺田，殷勤侍田起。自是每夜必至，田儼

甚。越旬日，抵家，訂後約而別。春殘，田過紅板橋，見婦坐綠楊陰中，一小畫舫上，以手招田。急就之，婦遂搖柔櫓，吟嘯入藕花深處。繫纜蓮莖上，笑指云：「此非鴛鴦雙宿處乎？」取花瓣藉舟作茵，綢繆竟夕。田曰：「卿江湖飄泊，花月誰憐？肯偕歸作白頭人否？」婦曰：「儂固願之，蒼蒼不肯也。」田問故，婦凄然不答。且曰：「君心頭人將至，好珍護之。然恩爲怨，始愛卽恨，胎莫到無可挽回才回首也。」田愈不解。因問卿其仙耶？婦曰：「非仙，狐耳。先媚大腹，致破家。上帝怒，幾誅之。儂泣訴未傷命，乞釋。我自省愆，帝命銅終南山五百年，限滿乃得出。偶遇君，動情魔耳。今緣且盡矣，當別去。」牽田衣嚶嚶泣。田爲唏噓淚下。問後得見否？婦指田心曰：「看此間誠不誠耳。」少焉，月漸低，復搖櫓至綠楊陰中，以錦袖遮面，推田上岸。田返顧，惟見烟波一片，秋月無聲而已。

洪承疇九世後身

吾通沈文清公岐，由左都子告歸里，年已七十矣。其封翁夫婦猶健，子孫繞膝，五代一堂，鄉里榮之。長孫善慶，以舉子大挑，需次淞江。次錫慶，由翰林官湖北監司。善慶無子，以錫慶子慎齋嗣。慎齋故不羈，遵例捐同知，爲皖省釐局幹員。會善慶卒于浙，慎齋由皖奔喪，扶柩歸。明年，聞曾伯國荃入覲，國荃文清公友也。慎齋謀往謁，由申江蹴洋舶，破浪直去。甫抵燕台，時已薄暮，黑浪掀天，黃霧四塞。適對面有洋舶來，隱隱聞吹號聲。洋人急轉舵避之。舵壞，轉瞬間，霹靂一聲，人聲鼎沸，船中裂，水汨汨入。初及脛，漸沒腹。洋人急放小艇，衆爭上落，水無算。慎齋時在中艙，尙吸烟。二僕卽掖之下。甫及艇，艇上纜忽忽未及割，輪船沉，艇亦隨覆。于是向以爲獲救者，復被波臣苦延去。幸來船停輪撈救，獲活者二十餘人，而慎齋渺不知其所之矣。二僕得援，其一氣已絕，腹隆隆然如鼓。洋人裹以氈，持木杵，按節擊之，逾日蘇。隨來舟返滬，至家述其狀。家人具衣櫬，赴燕台水滸招魂而葬焉。其同母弟刑部副郎，仰韓名景文，素篤手足誼，痛兄之死，爲文告諸神。時其家奉乩仙甚靈，判云：「閱沈子疏，知爲暗水獄也。爾兄本前明巨奸，洪承

疇九世後身。勝國貳臣，以洪爲最；死後，入泥犂獄。一世爲牛，宰祭思陵；再世爲本朝鄂爾泰，坐騎立功塞外；三世復人身，官佐貳，以功過不抵，復入泥犂，一十九年。四世爲豕，五世爲羊，六世爲蛇，未嘗噬人。七世八世，俱爲僧，頗持戒行，故九世得爲宦家子。因平生剛愎，隱惡多端，例于同治癸酉入黃沙獄，以扶嗣父官柩回籍，遲至今年入黑暗水獄。不知者以爲文清之祀，忠厚留遺，何以至是？殊不思天道無私，禍福皆由自召。嗚呼！孽緣未了，警報將來，不能顯爲示也。一判訖，仰韓不勝悲歎。夫輪迴之說，儒者勿道。然承疇以前朝大臣，身事二姓，毫不知恥，所謂地獄之設，正爲此輩也。使必以渺茫折之，則彼小人愈無所忌憚矣。

鬼梳頭

先君景西公，幕遊貴州某大僚署中。夜半，秉燭閱文卷，忽聞窗外閣閣聲，細碎若女子蓮鉤然。私念署中烏有此疑懼參半。俄陰風起，室中燭幾滅。公知有異，急滅燭登床，覘其異。時月明如畫，帳外纖忽畢現。見一絕色女子，由門隙蛇行入，據公所坐椅上，翻閱宗卷數四。袖中出一梳，長嘯一聲，手捧頭置案上，卸簪珥以梳理髮。理畢，徐徐盤螺髻，復戴頂上。公口若瘖，手若縛，惟默誦金剛經。甫動念，鬼似知懼，漸縮小。公神氣亦漸清寧，大聲朗誦，未終卷，而鬼已沒。慮其復至，誦不輟。適僕李升宿房外，醒公呼之起，燃燭待天明。述其異于人，咸不知是何怪也。後遂局閉，無有敢下榻者。

凶宅

京師順治門外，鐵老鶴廟，一宅最凶。先君子重入都，僦居于此。外祖母王孺人，喜後院幽敞，偕先妣陸安人寓焉。未踰月，暴疾相繼卒。殯之日，家人往送，祖母范太安人獨留。甫晌午，祖母至後院，猝見一少婦，立靈案右。初疑僕媼，

審視面紙白，披髮蹙眉，目直視，熒熒作碧光，舌拖頤下寸許，胸以下隱約不可辨。祖母殊不懼，索近前觀其變。鬼人墜中沒，晚告其君，遂遷去。他日詢之鄰人，始知先居是宅者，爲富商，以有外遇，逼妻縊，浴盆斂之，瘞是室，迄今剛三歲云。

又

業師周雲樵先生，工舉子業，綺歲冠童子軍，顧命蹇不能副其志，學者惜之。同治初，買四步井湯氏宅。既遷，意頗自得。未幾，僮無故縊死，意惡之，欲售，無敢問價者。後生徒益衆，屋隘不能容，廉價得宅後廢屋三椽，略加葺飾，奉母居之，愛女隨侍焉。踰年，母以瘋疾卒，甫殮，而女疾作，又卒。弟媳楊少寡，性傲，盛氣遷入，初無恙。期年，竟終不免。噫！宅真可以禍人耶？予聞德能勝妖，先生誘掖後進，終歲無倦容，妖鬼豈敢侮之？或會逢其適，庸庸者遂歸咎于宅耳。不然，使窮凶極惡，竟卜居于吉地祥門，天遂不得而殞之，且加以厚福焉，有是理乎？有是理乎？

揚州旅邸鬼

通州石港場朱虹橋，名醫也。自言居揚州時，孤宿旅邸中。秋風破屋，據短榻吸芙蓉膏，一燈冷對，熒熒如晤故人。也。漏三下，聞履聲窸窣然，自外來，竦然起聽，布簾已自開，一老叟拈鬚入，衣冠古樸，步視清高。朱疑旁舍客，拱之。叟答禮，問客何姓，不語，亦不去。徐行室內，主客默然。有頃，啓簾出，送之，復一揖別。明夜，又至。朱私念客殆癩煙者，以具進，拱而謝，因請乃就榻，燈驟縮，光閃如螢。朱倦欲寐，恍惚中聞叟吸有聲，三吸乃起，欣然一揖去。朱如夢覺，如醉醒，燈乃明如故。心知異，天明，質居停，居停曰：「叟岸幘而深衣乎？」曰：「然！」「驚面而鶴髮乎？」曰：「然！」居停曰：「是嘗宰吾邑，羈此不知歲月矣。游行自若，不虐吾民，客敬而遠之可也。」朱矍然曰：「其鬼耶？請觀其迹！」居

停引至後院，見破屋中一朱棺，塵積寸許，拂視有字大書「甘泉令梅君西銘之柩。」朱牲體祭之，移寓去。

趙甲

咸豐粵匪之亂，天下一大劫也。然可逃不可逃，則仍視乎人心，莫謂冥冥者真無知也。吾通趙甲與錢乙善，以貧故，偕往江南充募，踰年並返。甲暴富，篋中白銀纍纍，金條脫皆數十計，妻子相慰。乙則行李蕭然，月餉外無餘蓄。乙妻恚曰：「儂薄福適君，昨見甲嫂頂珠翠被羅綺，視儂婢媪不若耳。君所以不爲床頭人吐氣者，必囊中金被牆外花耗盡矣！不然，豈有同入寶山，而君獨空手者哉？」乙長嘆無一語。未幾，又偕往。又踰年，乙獨歸，妻問甲何在？乙嘆曰：「卿向者謂我不如趙甲能，趙甲前在大營，日入人家肆劫，遇難民殺之，奪所有，此髮逆行徑也。卿但見眼前得意，輒謂予不必辨，辨亦當不信。今天網不漏，趙甲蹈前轍，會賊北竄，帥遣趙登臺瞭之，失足墜，觸洋銃機，洞喉死。賊過屍蹂躪無覓處，嚮使予效彼所爲，猶得與卿團聚茅屋中作柴米夫妻耶？」妻感服夫先見，欣然作黍，開舊釀，歡飲竟夕，恩愛倍篤。甲妻自暴富後，頓改氣習，日與巨室婦作葉子戲，積資耗殆盡。尙望良人挾重貲歸，還所負。聞乙返，趨詢夫蹤，乙述之，甲妻大慟，欲自縊。乙勸慰，假微資，俾度朝夕。後卒以無依倚嫁去。乙亦買數畝田，與妻子力耕，不復荷戈作封侯夢矣。

記族叔祖避亂事

錢蘭臺大令文偉，以名進士，宰河南靈寶。粵逆北犯，城陷，公衣冠坐堂，罵賊不屈死之。其族兄某，攜其女公子匿民間，遇賊問何業，以茶商對。賊漸散去，有點者，見女公子指甲長二寸許，欲之。女公子啼不肯，賊怒，脅以刃。女公子懼，啼愈急。其族兄憤曰：「死即死耳，凌女子胡爲！」賊遂盡殺之。於是錢公全家殉節矣。時予族叔祖西廡方在。

公幕與刑席某偕匿王氏廢宅。未刻，賊前隊薄城下，皆驅良民爲之者，不輕刃人，猶令西賡速他匿，待老賊至無及矣。西賡以輜重故，不忍棄。傍晚，後隊大至，搜殺無遺類。入廢宅，西賡歎棘哀之，問降否？曰：「降。」與紅巾一手銃，一令明日隨隊行。既夜，賊分踞宅中，以一榻置西賡與某其中，而以二老賊夾之，虞其遁也。西賡謀于某曰：「得間走，勿顧驚之，並死矣！」三更許，西賡醒，視某已亡去。遽潛起出戶數武，覺後有尾之者，握衣作欲洩狀。賊不疑，復折而出。時月涼如水，空城屍積三尺許。西賡蛇行過衢東，羣犬吠逐之，伏屍側不敢動。宅內賊又驚出，持炬遠燭。頃復入，又聞馬蹄得得從南來，鈴鐸聲雜，愈駭，分必死。既而過，驚喘少蘇，急竄入僻巷內。見一破板門，徑掩入。殘灶無烟，人聲四寂，藏洋銃紅巾，餽中復循曲徑得小屋三楹，葦席覆有物，揭視赫然無首屍。駭極，入房，一竹榻亂草堆積，倦少臥，隱隱聞牆外角聲，知賊將起隊去。少頃，窗外作微響，起跡之，出對面屋內，門扃不可入。舐窗覷之，屋角漆黑，似有人長吁者，懼返臥。旋又聞千百馬蹄聲，疑賊已出境，然仍不敢出。時無更鼓，度月色近五更矣。又久之，街衢聲寂，整衣起，將出，忽有持械踰垣者，懼欲逃，轉計孤門或勝，其人諦視曰：「君戴師爺耶？」問：「子爲誰？」曰：「子署中担水夫也。此子家，地下屍是子兄嫂，潛北屋內，已一日夜，不得食。子匿鄰家，覓得餽，飪食嫂。畏賊，故持兵耳。」西賡具述錢公死事狀，相與痛哭。出門見屍，縱橫礙行路。其人歷指此何人，此何人。近廢宅，一屍浴血臥，視之某刑席也。蓋逃出時，遇巡賊殺之。入宅，箱篋狼藉，蓄積一空。西賡大痛。其人挽以歸，滯中州年餘，幸繼是任，資以金，乃蹴笨車奔江南，而飄零剩一身矣。

周石工

京師周某，與黃某合夥開石行，歷有年矣。周樸而黃黠，黃陰侵其資過半，反誣周。周不服，互控于刑部。黃賄刑部，部遂左袒黃，繫周獄，三年不放。黃願盈業，且日盛。周桎梏久，病瘠欲死。央獄卒喚妻一往訣。既見，泣曰：「我負沉冤

三年矣！今日死，萬無伸理。吾子好撫之，必報吾仇，勿忘也。」妻泣諾。已而周竟死。黃喜曰：「莫余毒也！」乃益出資廓其業。數年，周子漸長，以勇聞。一日，嬉于庭，母訶曰：「偌大兒，父仇不知，尙作童子戲耶？」周子茫然。母泣述之，周子忿火中焚，覓利刃趨而出。母止之曰：「此何事，冒昧乃爾也！事敗，奈母何？」周子遂變姓名，詣黃求師事。黃許之。周子勤謹，得黃歡許。旬日，一省母踰年，母卒。周子葬畢，毅然曰：「今而後，可以伸吾志矣！」會黃妻壽，周子登堂拜甫起，操刀遽刺。黃大驚，欲擒之。周子從後，剗其首。黃三子大者纔九齡，皆被殺。其弟升屋，周子從之，遽砍其肩，負痛墮地死。其弟一幼子，二女，哭而詈。周子怒，盡殺之。蓋一食頃，男婦老幼死九人。其弟婦抱一稚子，匿鄰舍得免。周子開門大步去。坊保欲縶之，周子曰：「我自到刑部耳。豈有畏死而殺人者哉？」慷慨赴鞫，具述父被冤狀。司員閱舊案，良然。問有仇，何不早報？曰：「以有老母在。」官嘆息。既而曰：「報仇孝子，滅族已甚耳。」周子供氣忿莫遏，願抵法。遂如例擬磔。赴市日，至死無怯色。

湯文忠公軼事

湯文忠公爲相日，乘車過宣武門大街。有賣菜翁，弛擔坐前。驅者誤觸之，菜頃于地。翁不知爲相國也，掙長隨下，詈且毆，欲索菜值。公啓簾笑曰：「值幾何耶？我償爾。」翁言一貫。長隨曰：「此數文耳，何詐也？」翁怒曰：「卽一文，誰使觸我？」復欲鬥。公笑止之。且曰：「索錢我家何如？」翁不肯曰：「官無良，將愚我，至家送我也。償則此地償耳。」公爲之窘。適南城指揮至請安，已稟曰：「此小人，卑職帶回重懲可也。」翁始懼，叩首乞哀。公謂指揮曰：「無庸假費錢足矣。」指揮請自給翁。公不許。乃如數攜至，公面子翁。翁覈棘謝，固予之。乃叩首去。公停轡，故與指揮言許久，意翁行已，杏乃別指揮，叱馭去。

王孝廉

王孝廉忘其名，粵之瓊州人。赴禮闈，寓崇文門外。偶進城闈步，迷路不得歸。徘徊間，見道旁有畫輪車，將儀而乘。以告御者，以寓御者笑曰：「我知之。」促之升，鞭驟狂驟，二里許，至一巨第。王言非是，御者不答，遽以鞭撻門。俄雜髮啓闈，見王嫣然笑，且招手。王愕然不敢進。髮曰：「蠻子多無胆也！」強掖王入，歷重門，至一大院落，竹陰森森，湘簾垂地，玻璃窗中，隱約露粉黛影。王問：「此內宅，莫誤入否？」髮微噴曰：「業誤矣！囉噴便放出耶？」啓簾推王入，亦旋聞房中環珮聲，一三十許麗人出迎，豔穠凝露，波溜涵秋。遽攜王手入別室，悄詢：「郎何省到京幾日矣？」王赧顏述之，問：「宅上何姓？」麗人笑不語。顧問王：「此間樂否？」王點首。麗人笑曰：「樂卽住此耳，不必思蜀也。」旣而獵淚搖紅，酒香泛碧，王骨醉神迷，佯倦據綉榻。麗人遽起掩關入幄，狎未已，忽雜髮倉皇入曰：「主人歸矣！」王戰栗，麗人囑勿聲，條一偉丈夫推門入，紅頂翠羽，著麒麟補服，竟傍妝台坐，呼髮爲更衣，脫鞞旣竟，索煙具坐吸久之。徐步出，若不知帳內有人者。麗人笑曰：「賊退將軍好出頭矣！」王曰：「此何人？幸未見我，不然幕中賓爲階下囚矣！」髮與麗人相視笑。自此綢繆竟夕，居久之，思歸。麗人亦不甚留，遂仍乘車返。述之同儕，咸嗤其妄。王後自往尋，仍迷路，復僱車，則送回旅次矣。每念前事，輒疑是夢也。

雷提龍王像

如皋東鄉岔河鎮，舊有龍王廟，殿基湫溢，門壁僅存，非士著者，不知爲禱祀地也。廟無僧道，無賴男婦，溺集其中，倚龕作窟，藉案爲床，兒女穢物狼藉，臭味至不可近。光緒戊寅六月，天大雨，風馳電驟中，霹靂一聲，擊廟壁成穴，提泥像立廟外，男女皆震仆，久之蘇。夫污穢神明，罪固不赦，而反活之，蓋謂禽獸不足污斧蹟也！潔身引避，不與同處可耳。處小人之道，如是如是，神聖所以爲神聖也夫！

純孝通神

胡比部錫藩，常熟人，事母純孝。母病，衣不解帶者逾月。醫治既窳，泣而禱于神，割左腕肉寸許，煎湯進。母張目曰：「兒以腕肉啖我耶？」錫藩力白其無。母曰：「勿誑我，適金甲神語我矣。以兒孝，我可中壽。」錫藩欣慰。母病竟愈。未幾，錫藩病，幾不起。昏迷中，見青衣人促之行，闔閭喧闐，似熟經路。入一官署，兩廊塾赭衣者疊疊，恍惚憶是城隍廟也。俄聞堂上傳請胡孝子。青衣人導胡由丹墀升，伏謁不敢仰視。神霽顏降位，手挽之曰：「孝子天神皆敬，况邑令乎？」揖就客位。胡自念身入冥曹，堂上不知悲痛奚似，戚然涕下。神曰：「古今惟孝可挽數，君勿過憂，所以延君者，將賞一以勸百也。」顧吏出冊，胡繙閱，見己祿已盡，硃書「延壽一紀」四字。胡拜謝。神曰：「孝無死理，非神有私于君也。何謝焉？」仍命青衣者導之出，瞬息至門。青衣者推胡入，霍然蘇，病若失。自言神貌殊溫雅，藍頂花翎，衣飾皆近今制度也。胡兄弟三人，伯季早亡，皆無子。錫藩爲似續計，訪美于雒城，與余遇，友人鄭鶴汀述其盛德。余不覺起敬，錫藩潛然無語，淚涔涔落襟袖。噫！如斯人者，真可以爲薄俗風矣！

燒車御史

御史湖南長沙人，謝其姓，立朝剛正，不附權奸。巡街至北城，遇相府豪奴，坐後擋車，擁衛而至。御史問左右：「伊何人？」曰：「安三太爺也！」問：「安三何人？」曰：「相府閹者也。」御史大怒曰：「閹者乘朱輪，中堂將乘鳳輦耶？」命拉之下。左右不敢，御史曰：「有事我自當之，不拉且箠汝。」左右不得已，啓安曰：「某御史請爺。」安三降輿，揖御史。御史不動，卒然曰：「爾某相奴耶？胡見官不跪也！」安三怒曰：「御史何官敢屈我！」遽走。御史叱止之，厲聲曰：「國制唯大臣得乘朱輪，汝狗奴敢僭名器罪宜杖！」命左右杖之。左右視以目，御史趣呼杖，左右不得已，撻如數。已又命取薪積輿，兩旁燃以火，煙焰蔽空，霎時成灰燼。叱安退，且曰：「此小懲，不悛且及汝主！吾不懼鬼蜮伎倆也！」安三狼狽去。御史歸，私念權臣必見擠，遂上疏乞養，星夜出都去。安三果泣訴乃主，明日將計黜之，見御史疏乃止。

雍正初，諸奸伏法，御史孫成進士傳臚，日上見履歷，喜曰：「汝燒車御史裔耶？」置一甲。後孫曾鵠起，及今尙有登第者。

某中丞道友

某中丞，督兩江時，有天狐佐其治理。每事必先期報，中丞呼爲「道友」。他人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或僚友宴會，偶亦衣冠出，笑語如恆人，無少異。一日，有狼山千總袁文魁求見，中丞遽命入。狐適在座，大駭，身暴縮，不及尺，躍入中丞袖中，化爲筆。少時袁出，狐乃落地，轉瞬復人形。中丞笑曰：「不懼一品官，而懼一武弁，豈趕趕之氣，直足壓倒神仙耶？」狐曰：「不然。天上諸部，與人世同。惟雷部瘟部，威嚴不可犯。公等雖天上貴神，然非其統轄，敬之而已，不必畏也。彼袁君，職只么麼，前世爲雷部侍者，狐正所屬，敢以位小而忽之乎？」于是中丞趣袁速赴任，狐乃安。又三年，中丞陞見，狐辭去。公挽留，狐曰：「京中此二部尤多，君勿以愛我者害我也。」乃聽其去，後絕不一至，意其證正果矣。

賣薑翁

泰興黃橋鎮，有賣薑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其弟某，負絕技，恃勇侮人，鄉里銜之。一日，至西市，與布僧聞衆皆靡，鳴金四鄉，器械麇至。某度不能脫，飛身上屋，迅若鷹隼。衆舉洋銃擊之，飄然墮。及中市，鄉人圍之數重。某持槌運如風，電光炫睛，利器不能入。猝爲銃子所中，仆地復起。衆乘勢紛擊之，刀石雨下，某乃僵。黠者慮其詐，舉鋤齒，築其胸者三，撫之冰矣。衆始散，遣健者十數人守，將報官詣驗而殮焉。日春甫下，有耄者策筇至，腰背擁腫，步履甚艱。鬢鬢如銀，帶眼鏡，似鄉塾童子師。從衆中擠而過，健者叱之：「老特非無目者，何與鬼物爭道也？」耄者以繞

道，路且遠，哀之。衆易其老許焉。嘗者從容至屍前，數之曰：「吾曩嚴誠爾，恐以負勇撓衆怒，今且死，自取復何尤？」衆聞大駭，知其兄也。然夙稔賣薑翁無勇名，輕之。羣以械擊其首，老者揮杖徐應，觸者踣相繼。復鳴金，衆又集。倏見某尸蹶然起，奪鄉人械，隨耄者衝道出。當者輒仆，死無算。至河濱，皆亡入水。衆呼聲相應，終無策。逾時，見二人從容出趨秦州大道去。衆不敢追，自此黃橋無二人迹矣。

打人王

「打人王」黃橋農夫子，膂力絕倫，能飛身踰重屋，履數丈官河，若平地，履不沾濕。秦境好勇者與鬥，多被創。遠近震其名，遂真以爲天下無與敵矣。然拳法無師傳，性又蠢，不可以情理喻。識者不屑與之搏也。南京甘鳳池以拳勇聞江湖間。一日過黃橋，行囊告乏，售技于市東，觀者雲集。王聞之，大憤，鷄鳴奔甘寓，叱曰：「何物狂奴，日無餘子，獨不聞黃橋有打人王耶？」甘曰：「初經上國，實出不知，乞宥疏忽。」王不答，遽觸以首。甘退身避，且曰：「窮途行乞，非得已也。容竭誠負荆可乎？」王搖首，復力觸之。甘猶退讓。既見觸不已，乃腹禦之。徐曰：「得罪得罪！」王踉蹌踏敗牆側，牆壞，顛糞窖中，力掙乃得出，抱首遁。晌午，見一四十許人，鬚髮如蝟，持酒榼入門，問姓名，打人王之兄也。甘大駭，疑必負絕技，爲乃弟復報者。聳身躍數十步外，俟之。其兄笑曰：「勿爾，予非角力者，劣弟屢戒弗悛，今受創始知天下尚有偉人，從此當不敢萌故智矣。今特以斗酒酬大德也。」甘始釋然，與爲禮。明日詣其家謝罪，打人王慚弗見。

楚北異人

楚北有異人焉，小習舉子業，能爲壁窠大書。又嘗習技于少林寺，遠近無敵。粵匪起，全家遇害，異人幸免，手足皆

割斷廢廢疾，退無以謀生，縛筆于腕，書法遒勁若平時。求者接踵，衣食得自贍。楚人故好勇，異人臂縛雙刃，市勇于漢陽，跳躍飛舞，雀燕無其輕捷，觀者歎如雷。金錢雨落三年，集資巨萬，繼族入子爲螟蛉，買宅娶婦，居然大家。異人晚年穿鞢，據胡床，腕繫木掌，錦衣被身，非素識者，不知其廢疾人也。享福數十年，乃卒，噫亦異矣哉。

胡殿元

吾通胡殿元，長齡，幼岐異。相傳其封翁某，爲刑吏郡，紳以盜告，失甚渺，呈有「由大門而入」之語。封翁念由大門，罪且決，潛加一點，易成犬，竟以竊案上呈，盜獲滅等。又一盜案，發擬大辟，錄供時，扳仇家十數人，將籍逮治。封君私焚其籍，以災告。郡尊怒，革之，而十數家得免禍。其後子大魁，由卿貳躋大宗伯，封君猶及見之，冥冥之中，誰謂無報施哉？

王文慎公

吾通王文慎公，廣蔭，與方伯公藻同姓而不一族。未遇時，約偕北上。方伯公捷，預館選，文慎落第，思留京，圖再舉。苦無仰蓄資，遂鬱鬱偕方伯歸。文慎公家屋三椽，破陋不蔽風雨，無几案，以三足椅支壁，讀書，繩床外卽釜鬲也。父狷介，館穀外，不一毫妄取。適臥疾，聞子失意歸，大怒。文慎亦慮父譴，留行李舟中，輕身歸。進門，譁父不應，反身面壁。臥。文慎公慚懼，踰榻前，不敢動。父忽回首，哂曰：「汝從王四回耶？」蓋方伯行第四也。文慎公不敢應。父又曰：「王四翰林回，汝亦翰林回耶？」文慎泣失聲。父愈怒，叱之出曰：「不中勿入吾門也。」文慎退見母，母以糲食啖之，令避舅家。舅敬重，族憐之，予百金。勗曰：「明年恩科，甥速返，安見不狀元歸乎？」文慎公遂行，抵京，閉門謝客，日伏案作楷書，積策卷萬計。試前，出所習，焚香祝之曰：「某屢躓，不能得二老歡，今殫全力爲背城戰，敗則身殉之耳。」祝

已，痛哭，繫巾梁上，示必死。揭曉，果巍然前列；殿試以第二人及第。先是閱卷某大臣，定名次，公第七，置前十卷，枕側假寐，將以侵晨進呈。覺枕少動，知有異，急檢視，公卷已抽出寸許。蓋黠僕欲以賄者易之也。某大臣遂不寐，移置第二懷，卷待天明，及臚唱，竟依所定名次及第焉。捷書至家，太夫人方支破釜作早炊。報者足觸釜，釜壞。太夫人泣曰：「斷吾炊矣！」以泥金帖示之，乃喜。公後官至大司空，以恭送御容，至瀋陽，積勞薨于京，予諡「文慎」。

五子登科

吾通科甲之盛，道光中瑞事尤多。城西平潮鎮馬姓兄弟十二人，九入泮，登鄉科者五，登甲榜者二，登明經者一；惟末三人庶出，以太學終。聞其累世有隱德。祖襄司鐸徐州，督士恭嚴，文風蒸蒸日上，有諸生五人，以非罪罹法網，尹移牒拘之，襄匿五人樓上，課之讀。是年省試，捷三人，明年恩科，又捷其二。事乃寢。襄子芬，亦名諸生，食餼于庠，謙光可挹，鄉里無間言。晚年送子孫赴試，三科捷五子一孫，其第七子映辰，九子毓森，俱以進士爲郡守，餘則司馬大令，簪笏蟬聯，及今尙方興未艾云。

五代進士

通州科第，甲一省，惟孫氏世澤最長。其始祖闕達，榜後得知縣，宰太原，政績卓著，晉人呼爲孫佛。以放囚被議歸。孫兆鼈主政，兆鼈子廷元知縣，廷元子銘恩，由翰林官閣學，督學于皖，死粵，逆之難諱。文節世襲騎都尉。銘恩子登瀛，亦翰林，以團練積勞卒。五代皆貴，爲通望族。光緒丁丑，登瀛弟贊清，又相繼成進士，其世德之遠如此。

吳應和

吳應和如皋富人子。其父善居積，家小康。無子，祈禱備至。一日有僧自五臺來，募修梵宮。吳慨然施十金，與之食而遣之。僧去，復回曰：「雲遊七省，集款一竿，子身挾重資，恐蹈禍。君長者，敬以相托。五年後過此，當取去。」其父大喜，收其金。僧飄然去。其父資僧財營運。及期，富逾十萬。忽聞者報僧至，其父矍然驚，沉吟久，整衣出見，卒然曰：「前已勉力助善緣，今又至，何數也？」僧愕然曰：「千里行乞，悉聚君處，苟食言，神且不佑！」其父變色曰：「行脚僧，千金何有？詐我！」鳴之官，叱左右驅出。僧號屈市人蟻集，咸不平。顧無左證，勸其父出半數遣去。其父曰：「吾非吝金，與之無名。人將怯謂我矣，必不可出。」僧忿忿掉首竟去。其父私喜。翌日，僧縊于叢林內。官驗葬，事卒未發。明年，婦有身產之夕，其父伏几寐，見僧瞪目入厲聲曰：「予得請于帝矣！」其父哀之不答，徑入內室。俄小婢撼之醒曰：「夫人育矣，男也！」父無喜色，名之曰應和，謂應在和尙也。既長，性悍戾，奴視父，稍拂，詬誶百端。父知前孽，忍之。每食，必四盃，費千錢，猶謂無下箸處。見父有肉食，則奴碎其案。一衣輒數十金，製不時壞之，易新者。父積漸成鬲氣死。應和愈無忌，家置刑具，撻威獲如懲重囚。有佃租不時納，筆數百氣絕，佃家訴之，宰素稔應和不法狀，繫于獄，問如律。應和賂當道，不得免。光緒改元，大赦減等，折責發放。既歸，田產罄盡，性不少悛。會祠祭，宗族畢集，應和後至，品服炫赫，有驕色。族某哂曰：「縲紲亦衣冠耶？吳祠中無着緒子孫也！」應和慚，投池死。

某翰林

京城最重相公，妓家絕少，金魚池等處，特輿隸溷集之地耳。咸豐中，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衙，家懸紗燈，門貼紅帖，每下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至消魂真个，酒醉留髻，溫柔鄉風味，固非親閱歷者，不能言矣。士大夫相習成風，毫不知怪。身敗名裂無論，且有緣之褻官者，則甚矣。風流藪之爲害烈也。有某翰林者，學富而遇貧，嘗貸于同鄉兵部某友。友曰：「區區當如命，能從我遊平康乎？」翰林重違其意，姑偕往。至則有富貴四

五人亦聚飲其所。兵馬司偵知，羣圖賈。比集，賈已去，遂執翰林與友，求賂不肯，繫南城署中。官斯地者，不知爲清貴客也。會放考官差，某得雲南報至，尋不獲。南城訪實，懼詳都憲，移交刑部。部不能隱，入奏翰林與友皆褫職。時人惜之。夫友一老部曹，得失尙細，翰林則以十年辛苦，甫掌文衡，前程正未可量，而卒以貧故爲友所累，可憐亦可惜也。

撫署狐仙

浙江撫署中有狐，常幻作美女，容貌甚都，往來花柳中，不甚避人。然亦不爲祟，故亦安之。有幕友姚，年少佻達，聞狐美，時萌淫念。中秋夕，月皓如銀，荒園獨步，望空悄祝曰：「如此良夜，美人應苦寂寞，儂自比漁郎，肯令樓鼓棹否？」祝竟四顧荒涼，淒然欲返。忽如有牽其裾者，回顧一雛婢，年纔十二三，眉目姣好，顧姚笑曰：「癡子，美人喚汝矣。」問：「美人何在？」又笑曰：「我道汝癡，既喚汝，怕美人飛去耶？」促之行，度花叢，曲折入幽徑，訝曰：「我向時不見有此徑也！」婢不答。俄迎面一畫樓，綠窗半啓，一淡妝麗人，倚闌立。見婢笑曰：「來耶！」曰：「來矣！」引姚拾級升。見樓中鋪陳華麗，煖香醉人。美人攜手笑迎曰：「感君綺注，願締同心，勿負今宵好明月也！」姚神魂顛倒，不知所云。既寤，癡視而已。少頃，酒醒，婢持壺酌姚笑曰：「癡子，在外作如許態，今怯飲裝老實耶？」姚面頰曰：「乍觀仙容，饑腸已飽，雖珍錯不能下箸矣。適聽鐸聲，莫已三鼓否？」婢曰：「設我不喚君，君孤燈坐守，便四鼓何如？」美人亦笑曰：「狂生，亦可憐生。癡婢絮絮何爲將盞子收拾去！」婢故遲遲，促之始去。既而啓繡帳，展羅衾，姚挽美人寢。美人言將卸晚妝，命姚先就枕。甫入衾，覺身體拘束，若就縛者。寒風砭肌骨，不可耐。急呼美人，已杳。牀帳皆不見。乃身臥石罅，四面爲石逼，僅露其首，手足皆不能反側。呼救聲且漸，迄無人影。適撫軍延客玩月，命請姚，徧索不獲。有從後圍見之者，奔告撫軍。撫軍大訝，率衆往觀，詢其何以至此。已昏不能言。撫軍知是狐所爲，焚香力請，聞空中鶯聲啞啞云：「看大人面，饒此輕薄子！」言未已，姚已匍匐出，石縫復合。見撫軍，身尚赤汗，顏不敢仰視。撫軍

亟命衣之，問得罪大仙之由。姚益慚，囁嚅不能吐。空中又語曰：「速自陳，否則還臥汝石衾中。」某懼，乃吐實。撫軍曰：「輕薄至此，宜仙人之痛懲之也。」翌日，姚不辭去。

一真和尚

如皋城內定慧寺，裏下河第一叢林也。僧徒數百衆，延杭州一真和尚爲方丈，道行高妙，能背誦梵經萬卷，日坐禪牀說法。邑紳士皆頂禮焉。居數載，忽惑于旁門，遁之北鄉某庵，買二淫娃，意在取丹，狎褻竟夕。聞者愕然，浮言四起。爲邑令某拘去，將盡法治之。胡太史佛生與一真善，爲緩頰，得出獄。遂蓄髮遊吳楚間，蹤跡詭異，條行條藏。同治中，復至如皋，雙目忽瞽，赤足行市中。遇太史子威，遽拍其肩曰：「子遇蹇矣，盍從我遊峨嵋乎？」子威謝之，大笑而去。武生冒某，異其人，長跪街前，乞度脫。遽攜手去。去八年，乃回，臂力頓長，能手舉千斤巨石。從大軍征髮逆，以功屢擢至都司。人問一真何在，據云：「一真行最捷，書符予足，日馳五百里，旬餘抵四川，結茅峨嵋山頂，與蒲團盤膝對坐，饑煮松子爲食，渴飲石洞泉，甚甘冽。山下有野草，葉似蘭，結實嫩紅色，日吞五六枚，甜香適口。一真謂是生力草也。然當時殊不覺。月餘，見一真漸不食，歷時許，始呼吸。又旬日，呼吸俱無，盤膝坐如故，身不冷。予欲去，不忍。姑守之，三日後，偶倦臥，張目一真已不見。疑必羽化矣。予乃附估船還。」然則一真其真有道術，而挾姬故作仙人之游戲乎？彼黑索來拘，胡不肉身飛去，而猶待現宰官身者之代爲解脫耶？是真是幻，吾不敢知，但旣六根清淨，四大皆空，彼善男信女，竟可以無礙無遮也。恐佛國無此極樂世界，是究不可以爲訓。

鬼拜人

光祿寺署正某，揚州人，攜眷之京，寓粉房琉璃街某宅。傳聞甚凶，而某初不信。就職後，驅車謁大僚。家中留一僕

一媼，夫人方曉妝，忽大門自闢，一駝背媼，偃僕入；貌枯黑，衫裙敝垢。見夫人遽拜。夫人噤不能聲。已而拜漸近，夫人色變，冥然死。俄健僕奔而入，白某歸媼乃滅。灌夫人蓋湯醒。某大悔且懼，徙他宅。有日矣，會某宦招飲，辭不獲。丐鄰媼二人伴，乃升車行。夫人述其異于鄰媼，方咄咄稱怪。忽倉皇牽鄰媼衣，失聲曰：「彼又來拜我矣！」鄰媼身互護之，果見怪拜不已。叱之不起，亦不去。夫人已踣地氣漸絕。鄰媼舉銅盃奮擊怪，怪大笑入地沒。某適歸，見狀憤且痛，灌治，卒不起。草草殮訖，徙居去。後扃鎖無敢宅此者。或謂此必冤魂討替生者。余謂討替生，必在黑夜，豈有白日青天，鬼魅敢橫行之理，此或是夫人前生孽耳！不然，宅眷亦多矣，何他人安然，而夫人獨當其咎也？

彭宮保軼事

彭侍郎玉麟，湖南人。其未貴時，曾寄跡某質庫。粵匪事起，曾侯奉旨練民團，以乏餉，勸捐各大姓，質庫首先出貲。彭往謁，願代辦軍儲。侯壯之，遂命與楊公岳斌分統湘軍營。時承平日久，兵惰不可用。彭紀律嚴明，百鍊成勁旅。由是所向有功。五年餘，妖氛掃盡，而湘軍之名聞天下。彭以功洊升兵侍，加宮保銜。見天下無事，解組歸，屢徵皆不起。先是各省皆陸營，彭創立水師，內河外海，鈴鐸聲相聞。南北洋無盜賊患。朝廷知公忠直，且熟諳水營利弊，遂聽其回籍，仍令按年巡閱一次，准專摺奏事。兵弁有不法者，殺戮得自專。彭受命恆微行察勤惰，懲一儆百，水面爲之肅然。沿途關吏卡員，亦惴惴相戒，恐不職爲公知。憶某處釐卡，駐札者監司也，差吏多不法，行旅寒心。一日，彭駕小舟至，命兵詣局請驗。行差不應，逾刻又請，則晒曰：「汝心躁耶？奈我不樂驗何？」兵覆命，彭大怒，趨至，厲聲曰：「請驗，所以遵功令也。今有意羈我，豈空舡亦索賄耶？」差亦怒曰：「便羈汝，敢控我？」彭曰：「吾不控汝，直殺汝耳！」顧少動，兵遽擁至河干，戕之。觀者失色，趨告監司。監司急出，見彭大驚，長跪請罪。彭怒色訶責良久，乃去。自此卡威稍減，不敢如前傲狠矣。噫！抽釐助餉，聖朝原非得已之謀，而營營于是差者，遂使寸地皆成陷穽，斗米亦列捐條，行旅

裹足而不前，物價乘時而陡漲，卒之億萬人愁苦之氣，不過供數十輩烟酒之資，安得各省大府，皆以宮保化身，一聲其罪而誅之，使天下拍手稱快也哉！

姜生

姜生，渭其名，幼負雋才，尤深於詞賦之學。宗師李小湖先生，案臨試經古，拔冠通屬。姜入謁學宗，與語，知其博益器重之。姜對門有老吏徐姓，生三女，皆中下姿。大女年及笄，見姜悅之，姜亦心屬焉。一日有間，相約爲夫婦，堅以誓機不密，頗有知其事者。姜倩冰人執柯，徐惑于蜚語，不許。且有諷言。姜大怒曰：「吾士人，甘爲賤婿，唯女故，不然豈無大家閨秀，而顧向鴉羣中求鸞鳳哉？雖然，不欲已耳。我欲矣，老悖胡能爲！」會女與諸妹立門外，姜徑前捉其臂，諸妹遁。女噴姜，佻達，赧然返。徐微聞之，訾曰：「是酸子欲辱吾女，使通州無問名吾女者，吾寧老女閨中耳。」閉女幽室，不復出。州小吏某，偵其事，黠徐，求壻。徐以憤姜，徑許某。女聞，斷裙帶自縊，帶絕，女墮，家人救得活。徐曰：「汝求死，將背父從所歡耶？」女曰：「然！父舍鳳麟，許豚豕，兒寧死；兒誠知違父不孝，私約不貞，然已誤于初矣，儻鮮克有終，將狗彘吾餘不食！」徐曰：「婢子拗至此，然婚以強合，吾恥之，終不歸姜。」女曰：「不姜適，誰敢違親？親恤女，終不適可矣。」徐笑諾。女自此閉門誦佛，雖至親罕觀其面，人亦無與論婚者。姜聞女求死事，感女益，思得女，遂渡江謁小湖先生于舟次。先生爲薦之浙江學宗，司校閱。學宗愛其才，待益厚。公餘閑談，叩姜不娶之故。姜詭言幼聘徐氏，以貧故，岳中悔，女守貞不字，已不娶報之也。學宗義姜曰：「此事我當任之。」致書江督，由督札州州牧傳徐至，述督意。徐曰：「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云聘？未聘何爲悔？一貴一賤，彼甘俯就，我不甘仰攀，人各有志也。天下無我女生，必適姜之理，則無不適姜，卽罪我之理。兒女婚姻，父主之，部堂大人親至，且奈何？」牧不能強，詳督。督復學憲，學憲以書示姜，嘆曰：「命矣！夫先生可勿復拘拘矣！」爲別議婚。姜終不就，竟鬱鬱死。途中，女得耗，悲痛守約。

益堅。聞近今鬢垂白矣，閉門如故。噫！姜非磊落奇才，儒巾中儘多佳婿；女亦尋常香粉，閨閣內不少麗人。而何以情重三生，客邸淒涼，白骨頓拋于異地，盟堅一諾，空房寂寞，紅顏長守夫孤燈？我生不辰，之死靡他，噫！異乎哉！亦傷乎哉！

王二太爺

城隍，不知始于何時。自省會以至郡邑，處處祀之。京師有都城隍廟，在順治門內，西南傍列各省城隍，數之得十七，獨缺江蘇一尊。或曰：「國初時，各省城隍來朝，江蘇後至，故獨居城外，即今南下窪子城隍廟是也。」或曰：「國朝沿前朝舊制，南都爲陪京，當別建都城隍廟，而不在各省之列。」其說近理。北人傳都城隍爲楊公繼，盛頗著靈異。其偏殿又塑一像，紅頂翠翎，若世顯宦，謂之王二太爺，則愈不知其所自。而要之聲靈赫濯，真有如人世所云者。咸豐中，圓明園燬于火，同治改元，將葺而新之。或謂都城隍廟殿材美，可取用。殿易新木，當時以爲然。會某大臣子病，禱王二太爺，良瘥，詣廟謝。既返，有持刺來謁者，則王二太爺大訝，姑出見，形容如所塑。寒暄已，正色曰：「聞當事欲以殿材充園役，此關係甚鉅，乞止之。」某謝不預。神曰：「姑言之，機或可轉，否亦盡君職。」某曰：「諾。」遂別去。甫升輿，飛塵迷天，條不見。翌日，大臣勸止，不可。覆于廟，禱竟，見神鼻孔起白烟，氤氳滿殿，火突出自神身，達殿梁，紅焰捲風，瓦飛磚落，鑼聲震天，水龍雲集，一時許，正殿及兩廊成灰燼。餘燄未衰，勢且及兩旁民舍。極力排壁倒，乃免。熄後，止餘大門儀門兩進，廟僧焦頭爛額，支破簾倚樹食宿。棲神木主于儀門右，搭茅屋，安王二太爺其中。各省城隍，幸免，參差錯立木主旁。此予甲戌所目擊者，未知何時議修復也。

西來菴滋事紀略

天下唯忍之一字，一生受用不盡。先君子景西公，虛懷處世，所至無爭。僚友服其偉量。晚年以之訓兒輩。芬時十
三，拳拳守之，弗敢忘。年既壯，乃往往爲氣所動，欲遏不能。此由涵養未深，故器量太狹。追維庭訓，未嘗不自怨自艾
也。軍興以來，各省抽釐助餉，蠹員緣之爲奸，私下徧大江南北，行旅苦之。歲庚午，偕黃君笠溪、顧君晴谷、王君臨之
三同年赴江陰填親，供道出西來菴，阻于卡。舟人久爲魚肉，思藉以紓憤，激客怒，促卡放行。差不理，黃君厲言數之，
差懼禍，啓鑰放舟行。時月色昏黑，不辨路。舟觸橋板落，差揚言舟客毀橋，令居民擊舟。西來菴本沙地，民頑梗，不畏
法。聞聲響應，土塊紛飛如雨，鷓首壓寸許。衆進綸避，黃稍後，中額血被面。舟人不平，拾塊回擊之。俄岸上一人倒，民
圍愈甚。予思橋斷礙行人，令舟子泐水取板，不見。蓋已爲黠者匿。民舍遂泊舟，命僕往覓。王君隨之。甫登岸，卡衆擁
之去，徑持刺送巡檢署。在舟諸人不知也。俄有悍差二，持鐵籤查艙，見無物，索然去。喉岸上傷者，裹額至，板舁之家
屬圍鬧。兩岸民山立，登舟無數，舟顛播欲翻。問傷者，乃前村秀才子，路過被擊，啓裹視皮，纔破分許，血已凝。知其詐，
勉慰之。其妻妹以爲怯也，潑愈甚。先是卡員送王與僕至司署，司官高故徽人，家于通。見帖以爲驢鼻也。將鞫問其
僕，李素點出問狀，急白司曰：「此新貴赴江陰者，黃其小人舊主也，豈爲販者乎？」司曰：「然則奈何？」李請邀黃
至爲調停，高許之。至是籠火至，達主人意。黃乃登岸至署，適卡員先在，高調劑其間，嫌頓釋。卡員去，黃言傷者肆鬧
狀，高請同往解之。既至，觀者閩傳官驗傷，人擁愈衆。高入艙，慰解再四。其妻怒曰：「傷孰治耶？」高曰：「傷者醫，唯
我死矣，抵唯我！」妻終不聽。李忽偕一皓首叟至，詢爲傷者翁。高禮待之。翁悅，叱衆舁之去。舟少安。衆索王與僕，高
佯驚曰：「其迷途未返耶？當遣人覓回舟耳。」遂別去。俄而王與僕自至，問何往。王故樸直曰：「予初入一古寺，門
外有柵欄，殿上供神案，無香燭。坐階下，悶極欲出，衆強留至是有青衣導予歸耳。」衆大笑，遂鼓棹行。

孟先生

孟先生名春融，安徽廬州府合肥縣廩生，敦品篤學，爲鄉里重。家貧，一介不苟取。素精地輿之學，然非其素契者，延之，多不往。晚年性愈傲。有姊適通州牧潭小曙師乙丑，姊壽六十，孟往祝。適吾通試童子軍，梁延揚州吳蘭溪先生校卷，而不及孟。孟不平，詠感懷詩二首，爲師見。師笑曰：「詩佳甚，但嫌郊寒島瘦耳。」孟曰：「詩以言情，我本寒酸，君乃臺閣，各行其志可耳。」師知其意，謝之，並延與吳同閱。初場得子卷，謬加稱賞，薦之。時案首已定，周君少擘遂置子第三。案發，知子寒峻，士喜甚。覆試日，孟出讀子文，首肯者再，懃勉數語，始入。子感之，初不知其何人也。晡時交卷，門者獨導子入內，置紙裹考具中，囑勿聲異之。至家展閱，佛餅八枚，副以箋，其書略云：「遠兄如握子孟姓春融，名屬皖籍，食餼于庠。姊壽至通甫旬日，姊丈延子閱卷，得快讀兄文案，發知近况清貧，與子同病，乃不勝嘆寒酸，未遇之苦也。姊知贈不腆，作試費，關防最重，勿洩是祈。後會非遙，前程自重。」子閱竟，感極流涕。明年入郡庠南闈，被放，而同案之周君少擘已哀然中魁。選子愧甚。庚午始僥倖一第。孟聞之，狂喜。癸酉復至通，相見甚歡。勉子當自張，勿倚傍他人門戶，窮極必返，斷非久居人下者。第書卷勿輕拋也。子謹受教。然四赴春明，依然席帽，不知區區微名，能終如知己所望否？噫！

孟鍾仁

孟鍾仁字蕉生，黃梁鄉諸生也。父禪，富甲一鄉，而慳吝特甚；里中有善舉，任唾罵卒，不解囊。顧無子，禱于五通廟。夜夢神賜花嫌骨頭一枚，母吞之，有孕，遂生鍾仁。鍾仁幼穎悟，讀書過目輒不忘。既長，文思益進，才名藉藉。雖宿儒無以難，遂掇邑芹，自謂奪高魁，登翰苑，囊中物耳。族有孟伯省者，貧無賴，妬之，誘與博，招名妓爲點鑿。鍾仁以爲樂，恆竟夜不返，負債纍纍。父以愛憐，故不忍禁。踰年，與益豪一呼盧，輒至鉅萬。父產罄典質付之，少遲，怒目叱曰：「老罈，不名一錢，生我胡爲者！不空手不回首也！奈我何！」禪忍聲聽之，後竟憤死。鍾不哭，草草殮已，聚衆鬩飲，大言曰：

一為清風區不足為會，須以萬貫作孤注耳。一衆和之，未旬日，罄其家。嘗有王行者，豔鍾仁婦美，故假貸以逞其欲。鍾仁不能償，率德惠以婦歸之。婦自縊死，其家怒，訴之學道，將甘心焉。鍾仁懼，遁之他鄉。左持盤，右攜籃，作伍子胥吹簫狀。適有老丐，顧而嘻曰：「子非黃梁鄉中衣錦衣，食美食，旁若無人之孟郎乎？胡為瑟瑟然與我輩伍也？」鍾仁違其故，且告以悔。丐者曰：「予少從術者遊，得揣摩骨法，願為君相之。」揣摩良久，浩然長嘆，疾行不顧而去曰：「仁違其故，且告以悔。丐者曰：「予少從術者遊，得揣摩骨法，願為君相之。」揣摩良久，浩然長嘆，疾行不顧而去曰：「無怪無怪！君固乞丐子骨也！」

呂祖祠靈籤

京師靈籤，以前門關帝廟為最，而琉璃廠之呂祖祠亦其應如響。憶隨先君子住京日，故僕李升偶有恙，商之于友，曰：「吾將禱神，關帝廟乎？呂祖祠乎？」友曰：「近則呂祠可耳。」李笑曰：「靈恐不如關帝！」友責其不誠。明日，終以近故，詣呂祠，得一籤云：「夫夫爾非世上大丈夫，求無驗，為甚？謗毀于吾。」李面無人色，詣神前謝過。此事已隔二十年矣。同治辛未，予偕顯比部蘭陔同年，赴春官試，舟泊淮關。夜闌，予談及此，相為嘆異。顯僕楊三者，晒曰：「木偶耳，詎有是哉？奴不信也。」顯叱之去。及抵京，楊三患頭疾，窘甚，忘前言，自詣祠求方。既歸，顯索觀，罵楊曰：「奴子狂言無忌，今竟何如！」楊目不識了，茫然。顯大聲誦之，仍前籤語也。楊慚懼，自掌責數十。

夏顧氏

夏顧氏本名家女，父兄皆庠生，幼聰慧，貌豔如花；性嗜葉子戲，結閨伴往來無虛日。每興發，秉燭夜戰，往往有踰檢處。父兄教甚嚴，母溺愛不苛責之也。同郡問字者，踵相接，皆不許。南城夏之時，年少知名，風度冠絕一世。悅女美，遂委禽焉。既婚，伉儷甚篤，惟與葉子闊別久，技癢難撓，隔旬日必推故至母家，伺父兄出，約舊侶一暢所欲。夏故館

大姓不恆至岳家，以故數年得不洩。會秋試，夫將行，泣涕話別，囑妻好事姑，勿戀住母家。氏諾。夫甫解纜，卽肩輿徑歸。適父兄亦就道，胆愈肆，晨昏團坐，惟恐輟場。晨起，遣嫗走延客，女伴缺，以男子補之。但得琴中趣，不計李下嫌矣。城中少年，美其容，多假葉子爲介紹，冀得近玉人，而物議遂不能遏。秋深，士子紛紛回里，夏亦逐隊歸。登堂見母，訝問婦何在，母具述之。夏怒奔婦家，及門，聞錢聲錚錚然，葉子聲察察然，男子喧聲，女子笑聲，與旁觀者爭論聲，紛紛然。愈大疑，門隙潛窺，見已婦與三少年同席博，作壁上觀者，拍婦肩指點，狀頗褻。夏忿火勃勃，氣爲寒，體爲冰，木立一時許，欲前復止者再。私念門無力，控無證，忍無顏，勸無用，徑大步歸，袖利剪復往叩門。門闢，遂奔入。婦方得采，有笑容，猝見夫，慚且懼，無置身地，股栗不能聲。衆大驚，起欲匿。夫立陔上，笑以鼻曰：「好好！」氏母挽生入口，囁嚅欲辨，急不成詞。生遽出，剪刺喉，衆力奪刃，痕已深入寸許，血溢不可止，暈地卒。衆奪門遁，氏母遮之曰：「諸君自不防，致愛塔非命死，今趨避，將獨坐小女以凌遲罪耶？死則偕死耳。逃不可！」衆正窘，女之父兄，施施入，見狀，詫問故。母泣言之，且求父思所以庇女者。父叱曰：「喪恥女，尙可留耶？我先首耳！」反扃其戶，叱二僕坐守，徑詣縣請尹驗塔尸，送女抵罪。尹拘犯齊鞠明，詳大憲，于是女與諸年少皆入獄。京詳回，衆議罪有差。氏坐劄，未決前數月，坐囚床，繡錦兜肚，遣獄卒出售，得錢誘諸囚婦博，歡笑如平時。獄卒悅其美，刑具不恆用，監者至凝眸注目，強與攀語，吏促之始徐起，亦忘己所查者何犯，所司者何事矣。後赴市曹，愚民嘖嘖嘆佳麗，絕無一人議其罪者。反咎夏生死無謂，累婦受極刑也。世情顛倒，無怪乎人不知恥也！可哀孰甚焉！

程大人

士人伏處田間，鄉里無賴，皆得挪揄之。一旦奪龍頭，登鯨背，光寵及于嫺戚，封誥榮及祖宗，大丈夫得志，固如是矣！自捐擿與，牧豬奴積得阿堵物，便混迹士大夫中，峨冠博帶，儼然長官。讀書人一不自高，有求于彼，便妝起無數

身分，作出許多面孔，直使人欲笑不能，欲氣不可。此如暑月糞窖，惡氣薰蒸，掩鼻過之可矣；必從而挑撥之，勢不至使人作嘔不止。揚州程姓，以負販起家，開質庫。祖父世習其業，延名儒訓子弟，厚脩儀而薄禮貌。子弟仇詩書，終年呶唔，時恐用心致疾病。偶捉筆秋蚓形，師紅勒之。父適見，謂兒筆力逾勁，師宜獎，何看朱成碧？乃爾辭師去。傳五世，不能得一着青衫。其曾孫光宗，恥之，僞爲嗜學，日講求懷挾術。文宗案臨，蚤緣得人泮，士論大譁，將攻之。而光宗死，事遂寢。光宗子樞香，自謂書香裔，仍業讀，甫識之無，慨然曰：「破頭巾，何足榮？吾將作貴官顯父母耳！」齋萬金走京師，捐主政，甫分司，加副郎。甫領照，捐正郎，未逾月，而花翎矣。未兩月，而道銜矣。又未半載，而三品頂戴矣。厚賂某中堂，閩者以千金作贄，拜諸門下，日乘輿謁顯宦，顯宦亦稍稍禮之。同里諸君，程反有不屑意。同部李君以病歿，鄉之人將釀金歸其喪，蘇州洪某首事，派程百金，程不肯，強之乃半其數。洪怒，語同部，無以程爲友。程冀庇某中堂，中堂死，逾懼，聞繼相者賈公，將行故智，賂閩者二百金，丐其先容。閩者持刺入，公笑曰：「是欲老師我，佳甚。將文來。」閩者曰：「程不能文也。」公曰：「然則字課乎？詩課乎？」閩者曰：「不能也。」公怒曰：「不能，門生胡爲？」閩者呈金，公擲之地，訶曰：「五豎奸賊能賣者乎？汝受人幾多金，代人行齷齪也！」并閩者逐之。程戰慄出，閩者隨之行，日作閩公館中。又許二百金，乃已。程乘夜潛逃，抵揚，乘與拜客如初。遇鄉人，歷數所交顯貴，無識者，往往爲所愚。居鄉久，鬱鬱不得志，復搜所餘金，抵省，捐道員，留本省當差。蚤緣入捐局，自備薪水費，日乘輿至公所，大事仍不預，延二入幕，賓司筆札，遠近省凡登縉紳者，皆具請安帖，回函卒未有一人至者。買美妾四五人，自揚江至清河，沿途市美宅，各置妾其中，而以長隨司日用，皆相安若夫婦。然程數月一歸，至家從役呵堂，終日衣冠面南坐，親友不獲一面。或有告之者，施一錢如剜心肉，而凡有顯宦藏獲至，皆敬之愛之，若顧復我者。門下羅敗類數人，終日講宦途得失，名揚辛苦，諸人咨嗟歎息，搖首吐舌，備種種醜狀。纔三年，質庫閉矣，良田售矣，美宅空矣，門客隨家運去矣，美人挾蓄積亡矣。括遣費投向所交結者，皆以不識絕之，而程反依其親某窮諸生終其身焉。

詩僧

詩以天籟爲上，漁歌樵唱，節短音長，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然使限以題，窘以韻，彼空洞洞之胸，安得有如許墨水倒出耶？蓋業非素習，偶然者乃以陶情，強然者適以尋苦矣！吾鄉王荔君，孝廉瓊澤，方伯公菽原先生子也。負異才，不拘小節。其爲文，由純而肆，真得力于古大家者。古今詩，尤膾炙人口。嘗執牛耳，主騷壇，集詩人十數輩，吟詠終日。適城中有市僧，略識之無，袞捉刀人于肆，已乃搖首閉目，作種種醜狀。坐肆中，如魍魅伺人，有所遇，卽牽衣強留，丐和丐改，使人不可耐。聞荔君社開，欣然持近作往謁，求入社。荔君故好異，喜僧談諧，又重其解音韻，不暇閱詩，徑許之。衆附和，待以高人。僧亦居之無詐色。于是騷壇拔幟，孔方兄竟自成一軍矣。久之，黔驢技見，兔園冊乃雜古錦囊中，雖衆口胡盧，僧大度忍之，力驅終弗去。社爲罷，他日謂于市曰：「某孝廉厚我，某明經厚我，且虛言狀市人亦稍稍異視之。歲暮，僧登債臺，不得下，思以文字緣爲將伯助。丐勞勞子賦二絕，從門隙投入，謂斯文骨肉，當戀戀有故人情也。荔君方食，見詩揮筆和二絕，叱閹者持出。僧見空函，知無望，顧不解詩意。復丐勞勞子述之，其詩曰：「梅花原不怯清寒，知是冬風逼歲闌，不是此中無俠氣，自來從井救人難。十年久醒黃梁夢，欲學昌黎送鬼文。拈盡硯田髡盡筆，君須憐我我憐君。」僧聞慚怒，逢人斥王無良而已。

姻緣有定

予屢遭家難，年弱冠，尙學太原公木蘭寺寄食。同學孫生爲執柯，將聘于里中袁氏。袁翁試所學，決爲必售，允焉。歸而疾大作，易簀時，囑妻如約，目乃瞑。鄰翁王，嘗爲子求婚於翁，弗許，啣之。聞翁死，經理其喪，數短予於媪。媪意移，徑許王，將聘于。月之吉，女聞憤不食，媪解勸，終不懌，嘆曰：「戴固貧，父命也；且有發時。王特牧豎耳，乘人之喪而

因以行誦兒豈奸徒能賣者乎死歸之耳。會翁百日，王攜子往奠，聞幃中嚶嚶泣，有刺語，漸且置聲愈厲。王父子忿然遁。婚事遂中止。明日，媪復遣孫說子，子感女將議成。媪終惑某無賴言，却女歸其大賈去。子爲惋惜，屢日作再誤緣傳，奇以誌恨。是年，子補博士弟子員，女覓死者再。又三年，領鄉薦，女愈痛，母亦悔恨而已。光緒改元禮闈，被放回，距聘袁時已十易春秋矣。偶進城閱步，見後有少婦亭亭至，縞衣素裳，翠眉雙蹙，睨之，袁女也。訝甚，逾夕過其門，媪強子入，見茅屋三椽，頗精雅。女端坐，軋軋紡車。見子，徐起，歛袖作禮，神色毅然。子答揖，媪肅客坐，命女煎茶。徐言曰：「老婦素慕君子，以讒人所構，墜妮子苦海中，然罪皆老婦罪也。君子能憐其少寡，爲妮子一援手，否？子驚問故，媪曰：「向者誤適匪人，幾十年曾不得一餐飽，一席煖。夫死歛無具，妮子負兒行百里，從夫兄乞阿堵，藁葬荒塚中。今兒又殤矣！夫兄欲奪妮子志，故來此避之耳。」子惻然欲有所言，女已捧茗至，含涕曰：「兒薄命，夫復何言？君子憐我志，死瞑矣。」子慰之曰：「卿守節，鬼神且欽敬之，區區日用，當謀諸二三同志耳。」女曰：「細務不敢勞君子，家有負郭田十畝，爲夫兄吞去，悍不還，能完壁歸趙，則涸轍可蘇矣。」子曰：「諾。」遂辭出。翌日，余適有江南之行，數月返，訪其廬，已遷去。自後杳然不見。子常以食言爲恨云。

記丁卯閨中事

丁卯鄉試之年，天氣暴熱，坐矮屋如蒸籠，病暑者十之五，死號中四十餘人。其死之奇者，有三：一爲揚州某生，初八夜，人揮箠坐街中，生獨酣寢。夜既深，聞窸窣聲，不之異。猝見生衝簾出，手擲碎盃，以片磁劃腹，血泉湧，抓五臟，擗之地，厲聲曰：「不信，視予心！」言已，倒地絕。衆胆驚碎，自官昇之出。其老僕曰：「死晚矣！主人兄弟三人，其伯仲早卒，遺子僅週歲，主涎其產，逼孀醮，不從，命少僕強之。孀哭罵，主乃陷以姦，出之；又斃其孤，產乃歸伯。今自殺，得非二主母索命乎？」衆驚嘆。一爲某旂生，無故縊，書其事卷首。蓋生年甫十六，美風韻，家有婢珠兒，生逼之私，爲妹見奔。

告母。母撻婢，婢服毒死。生自是恆惘惘，如有失。入闌夕，見婢掀簾入，怒詈曰：「狂郎辱人死，尙捉筆望功名耶？」捉腕使書前事，結繩於梁，引生縊。生迷惘，任播弄，不自覺，遂斃。一爲安徽李生，得題後，疾書三藝，搖首哦不止。同號厭之，至夜寂然。衆以爲入甯鄉也。初十號已罄，生仍無聲。矚之，僵矣。卷上四藝已脫稿，濃圈密點，墨淋漓未乾。末草書一行，讀之成絕句，記其結云：「分手不如攜手好，夜臺從不病相思。」蓋亦被歡喜冤家把臂去矣。

周成

徽州多異人，某中丞撫皖時，有周成者，攜莧菜盈筐，往謁。撫軍異之，問：「先生操何術？莧菜何用耶？」周笑曰：「吾術固在此菜矣。撫軍思良久，愕然曰：「冬至矣，何有莧？」周曰：「曩者仰觀天，炎帝過牛女，度此時下莧子，得數莖，供清玩耳。」撫軍曰：「然則先生奪造化乎？」周笑不語。撫軍遂延入幕，凡有疑，與諦言，輒中。然有大故，終不輕洩，惟隱語相諷而已。後撫軍致仕，周乃歸。大吏慕其術，爭延致。周曰：「吾惟有緣某公，故相從且久，吾術豈備于衆人者乎？」拂衣去，竟不出。

五色蟒

四川鹽道署，有五色蟒焉。居花園皂莢樹中。一日，恆三四出，不見形，惟見五色光過屋上而已。園故有觀音堂，最靈異，禱者趾相屬。一日，廉訪女公子，攜二婢來，焚香甫歸，閉門嬉笑。人至則狂詈，嚮晨見五色光出窗隙，中女少安，問其故，赧不言。逾時，狂又作。廉訪憂之，百計驅遣，終不去。乃爲文禱之神。忽大風雨，霹靂擊皂莢樹，攫蛟去空際，擲五色鱗如掌大，異光閃鑠，女乃瘞。後道署失慎，某幕捧案，竊藏樹孔中得免。監司德樹祀之。嗣是著爲例，有弗祀者，輒有小咎。今園中又有烏蛇，長四五丈，亦日三四出，人見慣，不爲異，亦不爲祟。

玉皇殿衣怪

如皋城北玉皇殿，院宇宏敞，樹林陰翳。光緒丁丑六月，天酷熱，如張火繖空中。隸卒五六人，踞階前爲葉子戲。一人脫布衫，壓股際，忽衫角躍躍自動，若有物附之者。駭甚，棄之地，動更不已。胆壯者欲捉視之，衫飄然離地，旋舞。衆大譁，持物闖逐，舞乃愈高。一時許，絆樹枝不動。梯取下，不敢衣，巨石壓之。薄暮，人散，僧從陔下獲徑寸石印，文曰「胡廣德印」，篆法高古，異近人鐵筆。遠近怪之。又三日，天大雷雨，以風轟然一聲，震殿東南角碎，硫磺氣經日不散，究不知是何異也。

陰兵

東臺兵燹之後，怪異疊見。南門外人烟寥落，一望皆叢林荒塚，陰雨之夕，鬼聲啾啾，不斷。友人吳楚珩，光緒初以事至邑，聞每夜有陰兵之異，偕同人出郭，登高橋望之。時月色慘淡，撲面風酸，陡見極東如寒星數點，懸搖不定。先如排燈一雙，後綴小燈無數。甫過，又有大燈前導，綴其後者如前。逾一時許，過隊至十數始滅。相傳每夜皆然，以爲陰間過兵，理或然歟？

靈山雷祖真傳

徽州歙縣靈山，供雷祖，極靈。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焚香者絡繹于道。山頂村氓百餘家，皆好善佈施。客民食宿，不取值。家置茶具，一人入飲不禁。有竊物者，輒自撲，不能挾以遁也。對山有高崗，頂橫竹筍，長尺許，空洞無物。是日自出卷軸，懸筒末，金身朱喙，宛然神容。愚民瞻仰以萬計，咸跪拜，無怠容。至一時久，乃沒。同治中，髮逆擾徽屬，僧夜夢

神語曰：「亂人且至，盍埋我山崗下，深三尺，當免劫。」僧驚寤，如神指，已亦避亂山中。未幾賊大至，寺院焚燬殆盡。聞靈山異，掘之，甫及尺，霹靂出地中，掘者盡仆，筒飛去入黃山不見。逾年賊平，僧始歸。又夢神語曰：「我在黃山某崗下，今事靖，可迎我歸也。」衆具函簿往覓，筒果在，迎之歸，至今靈如故。

無首兒

徽州某姓婦，懷孕十四月，產之夕，水淋漓下，盛數十木器，溢不止。一晝夜，乃娩，手足如人，而無首，五官皆生項上，口紅色，巨如盤，吐清水有聲。家人錯愕，繩縛柱上，承以五石甕，三日滿，八九甕，水乃止，兒亦隨斃。

辣手除奸

同年友顧蘭陔比部，其行幼穎異，文名藉甚。每鄉里有義舉，毅然獨任，直聲重一時。爲諸生時，其戚馬嘗受侮於書吏孫成，奔告顧。顧大怒，邀同學人三五，告之牧。時署是篆者爲滿州依勒通阿正，與吾鄉徐清惠公宗幹對席飲，辭不見。顧以爲庇成堅請，依坐堂皇，對闞者辭甚厲。依懼，丐徐爲調停。徐令僕挽顧出，顧愈怒，訶之曰：「爾主爲鄉里望，今士子爲胥吏辱，不平極矣。爾主不扶公，乃反阻扶公者乎？」衆轟然和聲振一堂。依見事不能已，惴惴出。顧挾之登坐，厲聲曰：「孫成倚官勢侮正人，當墊之來。」依唯唯如木偶。手標票筆幾墮。少時，拘至。顧袖出狀，朗聲誦之，數其納賄弄權諸大罪，請收杖之。觀者以萬數，歡聲雷動。依欲退，顧曰：「公祖明鏡高懸，不可留此賊害公清政，黜之是。」依猶未言，顧乃命吏書革條，請依殊標。已大懸堂上，衆始散。依退，汗徹重裘，嘆曰：「不圖書生胆略若此，他日有作爲人也！」顧以庚午中鄉試，丙子捷南宮，官刑曹，愈留心政治，思作良臣。而吾鄉書吏經此一懲，氣燄稍稍斂抑云。

鄉會公費

庚午未報之前，顧君爲公費一事，義聲亦卓卓可稱焉。先是通州有鄉會費，王方伯藻更捐巨款，存質庫，其數視他郡爲獨優。委蠹紳某董其事，侵蝕過半。咸豐中，粵匪踞金陵，屢停科費不發。同治甲子，曾侯特請開科，士子紛紛赴省。吾通觀光者，逾五百人，及領費，數仍如前。衆論不平。庚午數又減，顧乃集諸生，權查質庫，所權息并學田所入租，列狀告諸牧。牧初准查飭，紳懼，挽學師求爲地。學師委曲陳其寃，且言顧好事，喜于詞訟，素不守學規。牧固庸庸者，信之。明日，顧仍集諸生具聯名狀，乘牧斷獄時投之。牧覽竟，怒形于色，微哂云：「君省試在邇，當從桂宮爭魁首，問開事胡爲？」顧厲聲曰：「蠹紳以公費飽私橐，令數百讀書人無進取資，何云開事也？」于是諸生皆大噪。牧怒曰：「然則人不首而爾爭何也？」顧曰：「公祖但問事之公不公，不必究我之首不首。况公祖私事猶問，豈公事反不能問乎？」蓋牧曾受一富家賂，而枉法以徇其情，故刺之。牧怒極，又無詞可折，衆見牧左袒紳，齊聲以糊塗罵之。牧推案退，心恨顧切骨，思中傷之。而顧素知名，終不得問。會牧以事登白簡，權是篆者爲孫君雲錦。新舊相見，孫問士風，牧卽指狀上前十人爲健訟。孫爲所愚，信之。問學師，學師言亦符，而孫信益堅。遂日伺十人過，十人亦自危。九月，金陵之報至，顧褒然舉高魁，予亦幸附榜尾，事乃解。夫公費非一人之事，諸生乃畏首畏尾，而不敢發，以至含糊者十數年，侵蝕者百餘萬，非顧之毅然獨前，紳且肆無忌憚矣。聞諸生書狀時，有自抹其名者，有自請居後者，有貼匿名紙自己之不預其事者。其後牧堂皇震怒去者，且大半。有仗義者，以義責之，始稍稍回。事既平，公費倍往歲，諸生各滿所欲。顧亦猶之人耳，不能以首事故羣讓而多畀之也。而榜上無名，前十人禍且不測，彼袖手旁觀者，必有冷笑而譏其多事者矣。聯名同告者，必有變色而訶其累人者矣。顧亦何苦自居其拙，而讓人以巧，自爲其難，而讓人以易若是哉！雖然，顧君固第矣。吾見夫世之爲其巧爲其易者，又未嘗不羨顧君稱顧君矣。嘻！世情可畏哉！

儒醫

蘭陔有兄，名其本，亦名諸生也。顧命塞于弟，屢薦不得售。課暇喜讀方書，論醫理甚精，不自炫，人無知者。其友王樹人，本賈人，略解吟詠，遊士大夫間，窮不能舉炊，借風雅爲乞貸地。一子甫垂髫，愛若拱璧。中元夜，見「孟蘭會」上紙鬼怖而啼。歸卽寒暑大作，而如柴，腹乃蓬蓬然如鼓。庸醫指爲脹，投文劑，迄無效，而大便反絕，呻吟枕席兩月，瀕危者數矣。樹人心痛子，又乏醫藥資，坐視其斃。質衣飾作斂具，將成，見子氣欲絕，自往衣匠家促之。遇其本，詢所苦。王涕泣言狀，其本憫之，偕至家。展衾諦視，嘆曰：「是兒爲庸醫殺矣！我姑一試，活汝福，死我不任怨。」創方用人參五錢，佐以萊菔子，出佛餅命市樂，坐視其飲。飲已，厚衾覆之才食頃，聞腹中作輾輾聲，喜曰：「尚可活也。」命王掖之起，子大瀉，下紅白如痰升許，腹漸平。且轉動，能開視。王泥首謝，問：「何術神妙乃爾？」其本曰：「是有至理，豈庸庸者所能識哉？夫水澤腹堅，至春自解，無目者以攻劑投之，是猶以尺斧而伐大澤之冰，無怪人力窮而堅凝之氣如故也。吾以人參溫其中，而以萊菔通其路，春風洋溢，嚴厲化于無形，此以書理參醫理，天下無不奏之效矣。雖然，此亦會逢其適耳。死生有命，必欲操券而獲，不能也。」王大感佩，並求後方。其本曰：「無庸，日投參二錢，補元氣足矣。」復厚贈而去。其子未旬日，嬉笑如初。

拐匪

庚午春夏之交，自寧波上海以至金陵鎮江等處，拐匪最盛，童男女出市，往往不見。民間譁言洋人以藥迷人，皆剜眼剖心，以備鑄藥之用。既而北至天津京師，無地無之。民心惶惑，保定某翁，年六十餘矣，業屠。一日，忽木立城關，自朝及暮，人怪而問之，瞠目似無知者。水沃其面，乃蘇。自言：「操刀待割，有市肉者拍予肩曰：『取錢去。』余不覺

隨之至此，惘然如在夢中也。」蓋拐匪買肉，恐翁索阿堵，樂迷之，特小試其技耳。

禁烟原委

自鴉片流入中國，而中國出洋之銀，歲以千萬計。當事者蒿目拮据，明知禍水當絕，顧軍餉接濟，內外以洋稅爲大宗。吏治因循，上下視禁烟爲故事，以至罌粟種於腹地，土肆密若繁星，銀價日昂，公私交困，而番舶之銜尾而至者，且日有所增，不知其所終極，吁，甚可嘆也！考烟土產于南印度，遙隸英國。乾隆中，海舶間有食者，嘉慶中，葉官場上下成嗜好矣。至道光一二十年爲愈盛，黃樹齋爵滋，有聲諫垣，首請嚴申烟禁，以一年六月爲限，滿則加以大辟。宣廟意動，趣各省大吏議奏。疏至，言人入殊，未愜上意，仍照黃原奏，飭刑部定律，頒行直省，令各疆吏月具一摺，以報烟犯之多寡爲殿最，盡革乃止。文忠得上眷，其例報烟犯片中，幕友諸姓，揣時尙，故危其詞曰：「此法不嚴，則數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云云。宣廟硃圈贊賞，趣文忠陛見，定大計。道出直隸，遇直督琦善，囑文忠無起邊釁。蓋文忠任江臬時，琦爲督，曾薦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論似公，而意則私也。文忠漫應之。抵京，召見十九次，賞紫禁城騎馬，旋命以欽差大臣辦粵事，沿海水師一體歸其節制。此國初以來未有之曠典。文忠破格得之，樞相亦爲之動色。朝罷，與同僚論不合，中外交構，有識者已爲文忠危。顧上意方殷，勢不能已。抵粵，簡卒伍，核軍實，檄英國主入口船，無更夾帶鴉片，困義律于洋館，責其繳士。義律懾文忠威，不敢大支吾。洋行總商伍某、廣府余某，皆擅心計，知文忠持議堅，而使節不久駐，陰說義律使權繳二萬箱粉飾了事。仍分年分月償其直。義律曲允之。奏入，上悅。樞相密言粵事非林某勿竟。遂調文忠爲粵督，洋商廣府計大阻。文忠復勒洋人出切實結，載此後如帶私土貨，卽入官，人卽正法。洋人堅不諾，相持數月，莫決。文忠出奇計，黑夜乘潮火攻其兵船三次，皆挫之。英人大駭，求計于本國。本國不知我虛實，咸不敢主戰。有絲商某，獨擁厚貲，以販烟獲利。違衆議，決計興師，集資千萬，調兵輪船數十隻，畏

文忠不敢犯粵，于十九年七月，直犯定海，陷之。定海名舟山，故荷蘭人所駐地。乾隆中，英人請照澳門例，爲屯貨所。廷議未允，至是爲所據。八月，卽至天津，投書直督，勸琦公本不善文忠所爲，又文忠任江督時，其上漕務疏中，未及北直屯田水利，有培本原中之本原云云。琦善以其越俎代謀，尤憾之。及洋事起，上微愠粵事之不善，樞中以顏色告琦，遂力陳羈縻之說，以琦赴粵接辦，而文忠褫職交琦差遣矣。琦至粵，盡撤防務，乘小舟與洋人議款，償兵費二百萬，洋人請香港，又諾之。官紳大譁，皆以割地爲辱。撫軍怡良飛章入告，力詆琦之失策。朝廷乃命奕山爲靖逆將軍，統各省兵二萬，起宿將果勇侯楊香爲參贊，聲罪致討。逮琦入都治罪。粵中內外扼塞，自林去，洋人盡知虛實，直攻虎門，提督關天培死之。粵中大震。適楊侯以川兵至，勢稍定。奕山踵至，初猶互拒戰，至次年春，洋船環集，我兵不支。廣府余豎白旂乞和，允賞兵費六百萬，兵乃退。先是江督伊里布奉旨充欽差大臣，按兵不動。至是，乃由粵議返定海，而以所獲安德突畀之。蘇撫裕謙以議和爲非策，屢攻伊短。閩督顏亦主剿。廷議又搖，乃以裕代伊督浙師，議防務，獲洋兵剝皮爲馬，糧洋人大怒。是年秋，復陷廈門，定海寧波，裕公殉于水。乃命奕經爲揚威將軍，統兵入浙，經營數月，卒爲洋人所紿，倉皇奔杭州，遂不復振。尋破上海，直抵松江城外。六月，陷鎮江，向金陵。牛督耆英伊里布，仍議償兵費二千一百萬，以粵之六百萬抵入，餘按年給與，而香港、廈門、寧波、上海皆設口岸，吸烟之禁，祇存其名云。

李先先生

吾通李先先生，忘其名。少年落魄，徒步走京師。性怪僻，飲量極洪，彈琴種花外，無他嗜好。談鬼終夜不倦。語及世故，則冷語刺人，使客無容身地，輒怒去。以故年五十，無所遇。破帽緼袍，獨來獨往。其假館時，薄暮必一出，持沙壺沽酒，且行且飲。袖中藏餘肉，噉不止。人竊笑，先生如弗見。或以盛席款之，反不能一下箸，不終席必逃去。會歲暮，先生羊

裘質酒家，將貸徒十金贖之。徒白母，太夫人曰：「師爺需者夥，區區易竭耳。」倍其數餽之。師反怒曰：「欲十金，十金可耳；今倍之，是暴其富也，且貪視我，我不慣受無名物。」遂挾琴徒步去。徒跪謝不可，泣挽亦不可。太夫人惟自恨多事而已。又明年，復館于某藩家，王禮師益恭，每食省膳，夫進食單，請所欲。李傲性不少，一日命膳夫切脰和腐作羹，直北不諳南味，碎而煎之，爛如糜。李大怒，碎其案，厲聲訶之。且飽，老拳王聞趨出謝罪，不聽。咆哮如故。且逼王逐之。王進退維谷，姑命膳夫避外舍。逾夕，李知之，愈大怒，謂其右膳夫，遽辭去。王不肯，長跪懇留。復叱膳夫出，乃首肯。晚餐已，李暢飲十數觥，醉極觸前事，大憤曰：「逐僕不能逼我願，辭館又欲羈我身，是令我作忍氣先生也！不如死！」徑解帶縊。僮見急，白王，王驚出，趣僕解救，得復活。天嚮晨，即延其同鄉友某，挾之去。自此無敢延聘者。住逆旅，鬻文自給，炊烟恆斷。有憐之者，反以怒語相詆，後從同鄉某返故里，半途落水死。

玉哥

輔國將軍祿肯堂，撫養一孤姪，名玉哥。少暴戾，不務恆業。然好作詩，間有可誦者。嘗記其述懷詩云：「我本關東人，還向關東去。」云云。予時亦鬢齡，粗解文義，見之訝其不祥。後予以丁外艱回籍，不見者十有三年。辛未，予赴禮部試，詣將軍家。則見門庭如故，舊人大半凋零。詢玉哥，則以銀鐙鎖馬廄內，就視之，衣衫藍縷，形容枯槁，瞪目不發一語。家人大聲道予名，問識否？玉點首屈一膝，作請安狀。予向之道契闊，若不解。訝之，詢其故。于將軍將軍歎曰：「一運也！復何言？予無子，蓄之本爲宗嗣計。曩酒醉捶妻，傷其目，睛突出，眶外寸許。其家痛女欲訟，予哀懇乃止。近是兒藏利刃，欲弑叔，有是理耶？不鋼之與君不得見矣！」子慰藉再三，別去。越二年，甲戌，又入都。將軍遇諸塗，邀至家，具鷄黍焉。談次，復詢玉哥，則云死矣。余不覺長歎。將軍曰：「信死當爲我賀，惜乎可死不死也。」余茫然。將軍爲述其事。蓋玉哥被鋼久，亦漸知悔。岳家送妻還，將軍於後院闢一室，俾棲止，恐其萌舊性，遠之也。一日，反目，刀刺婦腹。

死，自投宗人府。讞成，發吉林，逾一年矣。余因憶少時感懷句，竟成讖語，爲將軍述之，共相歎惋。

龍瞎子

通州西門地步灣，素有鬼，行人戒弗往。里中無賴龍瞎子，自負有膽，邀其徒三四人，冬夜籠火經其地。遠見螢光幾點，閃爍不定。其徒曰：「冬夜烏有是？必異物也。」懼而卻步。龍瞎子笑曰：「見鬼哉！怕者非丈夫也。」語未竟，陰風驟起，吹籠滅，泥沙飛如雨，皆抱首鼠竄。龍瞎子家故近，急攜手銃，燃油繩，獨往。見螢光尚在，遽擊之，頓滅。往窮其異，見地下光燦燦，碧如豆，滾不止。拾視，則枯葉一片，小蟲一枚而已。

胡佃

湖北武昌張煥亭，言其鄉有佃胡姓，赴城納糧。蚤行殘月未落，見前有古廟，思憩足，俟天明。推門入，見正殿三楹，半傾倒。席地小坐，伸足觸一物，輒甚異而視之，則有人蒙衾臥。私念己身瑟縮，何不藉彼餘溫，少俟日出，遂啓衾入。少頃，訝其無息，撫之冰冷，推之不動。大駭，急起取火種燃視，其人蹶然起，直攫胡。胡大號，奔出廟，屍亦奔逐。呼救聲且沸，迄無人應。遠近犬爭吠，皆猜信作欲噬狀。胡力盡氣昏，不擇路，望見僻巷，急竄入。才數武，土牆前阻，回視屍已相離尺許。膽震碎，竭力踰牆。牆高，身甫登，屍徑從下挽其足，履盡落，力掙不得上。聞遠鷄喔喔，屍乃僵，不復動。胡亦億極，斃牆下。天明，人見之，蓋湯灌胡醒。足爲屍持，力劈不得解。斷屍指始脫，指痕深入肉，青腫不能步。告其家，昇回治數月，乃瘥。屍爲鄉人某，瘵疾卒，停古廟，將翌日斂。胡不知，誤與之臥。屍得生氣，故爲厲。衆欲焚之，其家不肯，斂以棺，四旁加鐵屑赤豆壓之焉。

失物有定

吾通西鄉石港場，肚篋者甚夥，稍疏防，即墮其術。余于庚午冬買舟往回舍，生沙君介福招夜飲。甫登岸，有冠紅纓者上船，僞託沙君介假表裏。船主疑信參半，命篙工挾包，偕之登。穿兩條委巷，冠紅纓者遽曰：「止，至矣。盍與我。」篙工不肯。其人竟批其頰，奪之去。篙工負痛追弗及，回船述之。船主怒，逐之，責其償。篙工懼，奔向所失物之門，伏地號冤，欲自盡。觀者雲集。予歸經其地，詢之篙工，歷言被騙狀。予曰：「無畏，衣則我衣也，我不責船主，汝誰責？」乃收泣隨歸。至舟，舟人環訴，予不語。舟人請送篙工鹽使署，予曰：「勿爾，失物命也。苟逼篙工，使懼而死，豈非以微物致命乎？我報官當自任之。」翌日，赴場白諸官。大索三日，竟無獲。乃開舟至馬塘，泊石橋下。午後倦而假寐，鄧君韻珊促予起，邀晚酌。余懶懶從之行。抵通衢，見一衣肆懸皮套，確係予物。詢肆主所自來，肆主失色云：「昨早石港客售者。」詢餘物，云已買至岔河矣。乃交肆主人里保，偕鄧行。是夜有獻策者云：「肆主人有厚貲，盍罰倍數？」予笑卻之。明日，同年友陶君功美，諭肆主利害，偕肆主持原物來售者，亦贖回。余稍酬其直而受之。並信知石港場主徐公略云：物已得，可免比差，不告其究竟，懼累肆主也。噫！失石港得馬塘，隔三十里，祇四日而一物未少，仍歸趙璧，得非數之有前定乎？嚮使嚴追篙工，竟致逼命，而予物復得，如此無辜一命，何然而有進一解者曰：「篙工果致死也，此物必不得。」余不覺首肯者再。

開路神

吾通關廟後有一人巷，常有開路神出見，然不恆作祟。相傳胡大宗伯長齡，馬部元有章，未遇時，與一友赴飲。醉歸，經其處，倏見神高二丈許，戴長白巾，髮兩肩，蓬蓬垂，阻巷中，狀可怖。宗伯叱之，神暴縮如小兒，跪道左。馬至則旁立讓之。至某友，阻如前。友亦叱之，神笑曰：「勿裝空架子，不畏爾老貢生也。」某大號。適後有人至，相伴歸。其後胡大魁馬亦會試第一人，友僅以明經終。

騙子一則

辛未會試之年，予同年友王君逢春，過琉璃廠，見丐者持藍呢馬褂求售，意是竊來者。問其價，僅二兩耳。王以爲廉，買得之，喜甚。歸語人曰：「誰謂長安居不易，是二兩非賤物耶？」衆不信，啓視之，爛泥一包而已。衆撫掌曰：「是物耶？二兩固值矣！」王訝曰：「明明見是馬褂，如何此時成爛泥乎？」衆曰：「彼原說是賣呢馬褂也，君買呢得泥，又何憾？」王啞然自笑。蓋騙人者，預將泥包好，藏暗處，然後以與者，廉其價，使速成。既成，于包時潛易之。王不知，誤墮其術。成曰：「使黠者于買成時力持之，不使潛易，彼不將反爲人騙乎？」予曰：「彼固防之矣！此計不成，則另遣一人來，僞爲認賊者，強奪之，且坐售者窩賊罪，作欲控狀以駭。初至京者，賂之乃已。總之，吾輩不可貪小利，見此等人，不顧之，自無事。若一問，則始終不能出圈套矣。」

某孝廉，清晨入黑市，冀便宜得物。見羊皮袍，面湖縐，似新製成者，價四兩。遂買歸，炫于衆。衆曰：「君勿喜，京師騙術幻甚，安知非僞者乎？」某不信，諦視，果以皮紙作質，而粘毛于上者，恨甚。既而笑曰：「鼠輩詐予，予不能詐鼠輩哉！」明日復入市，轉售于人，得六金歸。而大笑曰：「田舍奴我豈妄哉！」衆又曰：「君勿喜，京師騙術幻之又幻，安知非僞銀乎？」某曰：「何至是也？」出銀一鉛錠而已。此亦見京師騙子之奇矣。

李升

僕李升，直隸棗強縣人。受僱于家，十數年，頗爲先君子所信任。李亦鯁直，尙義氣。先祖母范安人在京日，待下素寬。一日早起，猝見李持煤箕倉猝出，蓋竊以奉其叔者。叔李起，亦在予家，適新娶，家甚貧也。祖母恐其愧，急往旁室避之。李升知祖母意，私謂叔曰：「今日事，他人不繫縛之咎辱之幸矣，誰肯捐物于盜而反避盜也？此而不知恥者，

非人也。此而不思報者，非夫也！自是事予家愈謹。或在與人門，往往性命相搏，惟祖母一言，叱之輒止，任受屈，不與較。先君子晚年由山海關回京，李升隨。關外故多盜，行旅有戒心，每宿逆旅，先君子年踰耳順，不任勞，輒熟寢。李升獨秉燭危坐達旦。比登車，呵欠不止，顛而仆者再，以故行千五百餘里，無失事。先君子益重之。後以父病回其籍，不復來。踰六年，先君子卒，予將奉先祖母及先慈由陸路南旋。李升忽自至，願隨行。先祖母虞其滋事，李升跪先君子靈前，誓痛改，乃命之從。履危蹈險，皆以身先，一路頗資其力。至通表，戚馬卓亭茂才聞其義，請之力。李泣涕去。予年甫十四五，經成誦，已捉筆能爲文，以家貧，幾至廢讀。李言于馬，馬延予入家塾，爲備脩脯，受經學于如皋名諸生張。李晨昏侍讀，無異曩時，不以新聞舊也。夜必婉言勸，見予讀之奮，則欣然喜，見于顏色。一日，予偶倦嬉於庭，李正色曰：「千里有未埋之骨，一家無隔宿之糧，惟冀子身復舊業耳！今優游若是，是忘先人甘貧賤矣！奴何望焉？」因泣下。予悚然復讀如初。見有掇巍科者，則又勉曰：「是亦從辛苦來也，不然，巍巍黃金榜，豈荒廢者所能僥倖哉？」予畏之如嚴師。三年未嘗倦。乙丑，李以暴疾卒。又明年，予幸獲售，旋捷南闈。夫區區一第，何關榮辱？然追念微名所自，非義僕且以鄉人終身矣！如李者，朋友中不多得，咸獲云乎哉！惜乎棄世太早，未及親慰其苦衷也。筆之以誌其義焉。

破鏡重圓

余少讀紅綃紅拂諸傳，竊嘆兒女英雄，千古佳話，區區窮措大，不揚爾貌，不減爾才，雖則如雲，蓋無思存我者矣。然而事由志成，緣以因結，戀三生石上之魂，洒七載枕邊之淚，義俠千金贈妾，美人萬里尋夫，由苦而甘，既斷復續，此不特今人所豔羨，亦古人所罕聞也。爰吮枯毫，以誌榮遇。歲辛未，余計偕至都，試事畢，友人有欲納姬者，偕予至媒家相之，入門粉黛笑迎，衣飾鮮豔。友人饑腸易飽，遽美其長而肥者，坐談久不去。予心哂之，獨散步院窗外，忽見

西廂有精舍三楹，茜窗下坐靚妝女子，年可十五六，翠黛彎蛾，蓮鉤蹙鳳，衫裳楚楚，秀雅宜人。余不覺睛爲之眩。聞友人喚，相與乘車返。翌日，詣媒氏詢女世家，始知女張姓，育于許。母卒，父博負將鬻女。子聞心慘切，思傾貲娶之，慮值高不果。別媒歸，商于外戚吳。吳曰：「是不難，盍以重金陷其父，先畀百金就婚而不娶，速歸謀如數，期一年迎婦，事或濟。」子善其計，浼媒達意，父果諾。婚之夕，愛憐備至。女泣謂子曰：「察君非薄倖者，願去後一年，如百年永，獨不能設法使儂早出樊籠耶？」子曰：「邀天幸獲雋，或可濟。」女每夜焚香禱天，期捷報。未幾榜發，子落第。女涕下如雨，強搵淚作歡容，具鷄黍慰語再四。子唏噓曰：「負卿心矣！」女曰：「有志者事竟成，君不過遲一科，何傷爲？第君歸籜得阿堵物，宜早至，勿拘拘于及瓜也。」子誓以日逾三日，予就道，折玉簪各藏其一，以爲驗。乃揮淚揚鞭去。女自此閉門卸妝，日刺繡作消遣。花前月夕，珠淚恆漬羅衫。父益厭之，會博負，謀背盟。言于女，女不可，乃賂鄰媪，俾作大姓妾。江南蔡觀察硯農，豪士也，時爲兵部郎，爲娛老計，以七白金載之歸。寵專房，女背人嚶嚶泣。蔡至，強爲歡笑。蔡察之，數詢所苦，終不言。因詢，則曰：「問宋先生而已。」宋名琛，吾鄉孝廉，嘗偕予至女家，知其事，時幕蔡。蔡驟詰女故，宋茫然。請媪，女乃僞爲女病，延宋入診。既見，趨出，矍然曰：「是吾鄉靈峯人也，胡爲來乎？」蔡神沮，既曰：「果若是，吾當成其志。」宋亦力勸，計乃決。會甲戌部試，予挾貲皇皇至，聞女事，大慟。無意進取，草草終場出。宋來達蔡意，予以爲戲，置不答。四月，蔡得四川鹽茶道，行促，遣女不果，載至蜀。予既再黜，念女去益遠，亦遂歸。此緣已來生付之矣。又三年，丁丑，予館錫山，蔡忽飛札至，促赴京迎女，期且迫。予喜且訝，顧羈于館，去不可。十一月，蔡已媪僕送女至，畫艘泊河干。予趨往迎，相見淚簌簌不聲，對坐無一語。翊日，就西城某大姓舍寓焉。先是女在京，聞蔡與西席語，私喜。得予至京，耗日臥榻，泣不止。蔡百計慰藉，終不愜。既放道，女念予空乏，盍假蔡資津貼，欣然從之去。二載少有積蓄，泣言于蔡。蔡慨然曰：「佳話也。」厚贈遣之。遠近咸稱其高義云。

如皋康某，忘其名。中年抱鄧攸之戚，思修德以挽數。凡里有善舉，身先之，傾其家，弗悔。如之育嬰堂，經理無人，廢不舉。康變產充費，募殷戶成巨款，延公平者司其事，堂差十數輩，日核察，無有玩。乳媪米一日升錢，月二貫，堂外減其半。嬰初入，發襁褓，衾枕維新，早起司事，巡各房一周。堂外紉而至，越三日，保抱勤賞之，否有罰，瘦且病，黜不用。病有醫，有藥，長男塾約之，女姆訓之，愛而嫫負者，官無禁。蓋自康首事，幾三年，呱呱泣者，二千有餘。其自死而生者，更不止倍其數焉。康之婦不育數，至是乃一索再索三索而已。噫！誰謂數定者，真不可挽哉！吾于康信天道之不爽矣。

錢大令

吾通錢大令文偉，字蘭臺，丁未進士。初宰河南靈寶，調繁得商邱。寬嚴相濟，士民帖然。時粵逆北犯，全省戒嚴，商邱當衝途，旦夕不能安枕。藩司某錢同年友也，真錢蹈不測，調錢省垣，代以宋。宋至，交卸已，擬攜行囊，將展輪于四月之晦，邑紳耆集署前，丐公留辦團。公不可，固請緩期。公不忍拂，少駐度月朔，卅日晡時，賊入境，距邑城不百里。炮聲相續，火矢及重樓，民大駭，公馳出彈壓，集文武官紳，議固守。西門扼要，以公得民，責之公。南東次險，別遣紳弁分其任。唯北門最荒僻，無民房，宋自守。初一日，賊大至，圍縣城數重。先攻西門，砲闐雉堞，裂尋丈，勢且危。公奮力率勇堵禦，自燃巨砲擊之，衆感奮，矢石雨飛，賊傷頗夥，勢漸卻。自初一至初六，公露坐城頭，不交睫，日諭衆大義，同甘苦。衆足酸身軟，有歡容。賊見無懈，且走北門。宋令坐敵樓，不敢出，日遣偏裨巡埤堦，聞炮聲，戰栗欲逃，爲弁阻，不得下。淚湧至失聲。初六夜，乘弁他巡，潛啓關，輕騎遁。弁知馳進，已去遠，急令閉關。附近富族，聞官去，皆惴惴，齊攜眷先後出。男女擁擠，門不得關。賊聞信，急攻三門，賊隨至，一鼓入。公方立西城，見賊後隊動，意且去，喜。忽探者報北門啓。公問誰主者，曰：「宋公去矣。」公大驚，向北再拜，急策騎北行。至中衢，遇賊酋，公搖手曰：「止！勿戮百姓，我縣官也！」

請殺我！一賊馬上戟搗之，中公腹墜馬卒。有武生某，聞變持械巷戰，斃賊三，力竭踣地死。公宅中男女九人，皆被戕。女公子與婢入井，婢先女公子，女公子立婢背，不死。賊去，昇之上。家人送回籍。事聞，賜卹有加，贈道銜。本籍及死事地方，立專祠，糜雲騎尉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

官詐

吾通王大司空廣，肩輿入朝，行至正陽門，見前有舊泥後擋車，疲驛駕之，從者亦寥寥，按轡徐行，阻王輿不得進。前驅者以鞭揮曰：「某馬疾，且欲入朝，君等權時落後何如？」從者大怒曰：「爾倚官勢，敢打世家僕耶？」言未已，忽車中一戴珊瑚頂八團補服者，拳簾露半面，徐睨，手揮從者退。是工部王大人，紅人也。爾等不可犯。避路讓之。一便攬轡路左不行。王知某世爵，貧而狡，急降輿謝罪。世爵某亦拉手問訊，無怒容。乃分道去。下午回寓，有青衣持帖送一僕至，云：「適在路獲罪，送府領責。但此奴體羸，緣尊紀捶傷略血數矣，祈藥石，無恙也。」王知其詐，顧無如何，贈白金二十笏，命從者致辭曰：「敬呈藥資，小介已痛懲矣。」事乃已。自後同寮相戒，無敢與周旋者。

明太太

先君子初入京，館輔國將軍明家，課其子祿智。將軍早死，夫人未婚而寡，嗣次房子，襲其爵，卽祿智也。夫人明大義，家規肅然，鷄鳴卽起，端坐督僕婦操作。智具衣冠請晨安，垂手侍立，命之退，始退。午膳，復衣冠視餐，至暮亦如之。娶婦亦日三至，無惰容，無厲色。妝竟乃妝，食已乃食，寢安乃寢。漢官家無貴家範也。大約尊長在，無卑幼坐，弟見兄尤必屈一膝，兄頷之而已。奴婢有所白，則免冠跪窗外，不能入堂門。如尊長世僕子弟，亦必加禮，但內外之分嚴耳。子童時，住明家屢月，親見其元旦祭祀，及家庭拜年禮，真不愧天潢世胄。除夕辭歲團飲，猶之漢人。三更時，婦卽臨

鏡殿妝傅粉已挽髮作髻，插徑尺金簪，戴鬚子，形如箕，前高後低，上圓下平，乃鐵絲結就，而麻絲纏之者。珠翠密綴，作雲福花鳥諸狀，前後垂細珠十數串，略如鳳冠式，金釵十二股，花樣新奇，釵首垂珠，又各三寸許，勻插冠前左右，寶光的鑲，愈顯嬌容光豔。兩旁戴時花，或紙花兩枝，行步不搖自顫，耳綴玉環三，一大一小，二妝竟服繡袍，長覆足，僅露粉底，有馬蹄袖，亦如我輩，特寬盈尺，長亦七八寸，外罩長褂，與袍齊，補如其品，寶石鈕如其頂，或黃蠟，或水晶，上銜小翠花，纍纍如五星之相貫，粉頸旁亦圍卷領，其鞵款式不一，底高四五寸，而削其下底，正方，着地纔一寸許，俏步闊闊，似較弓鞋別有天然嫵媚。太夫人妝亦彷彿，而首飾純以素金，衣飾亦淡雅。姑媳團聚，姪婦女孫隨侍。天嚮晨，卽見祿智紅頂翠翎，貂裘豹裙，率諸子姪至，跪請正廳行禮。于是輕步逐隊，行至廳門，僕左媪右，雁行立，猩簾垂地，寂若無人。太夫人獨率家婦肅容入，立香案左，其正案供先王像，高丈許，儀表瑰偉，鬚眉若生，朝冠綴紅，脰服四父蟒袍，八團補服表其外，靴藍色繡金，三縫皮以綠，端坐虎褥，可畏可威。妃無影據，云入關時落水也。王以下貝子貝勒俱木龕分供左右，祭品則山珍海錯，異狀奇形，俱民家未經見者。一時香烟繚繞，燭焰輝煌，氍毹貼地，步履都不聞聲。已而僕以銀碗持酪至，媪接入簾，婦承之以首，跪奉于姑，不傾涓滴。姑獻正案前，其餘分獻，亦如禮。然後水陸紛進，約兩時許纔已。姑徐攝衣跪，俯首以右手略撫右鬢角爲一拜，三拜乃起。媳繼之，姪婦女孫又繼之，始歛容退。祿智率子弟進，行禮則如漢官儀，禮畢收供具，以次遞而出。門閉，外人無敢擅入者。入則輒病，其靈爽若此。祭後行拜年禮，其正室七楹，徧懸燈綵，貼地亦鋪紅毡，大銅鼎二，熾獸炭可數十斤，正中設皮褥靠枕脚櫬，太夫人端坐煖坑，執漱盂蠅拂二人侍。祿智先拜，子姪次之，婦率諸女相繼進。男親族至，智答拜，女則婦答拜。太夫人不起立，以皆卑幼行也。如同輩唯齒長者，夫人先拜，婢僕拜院外，不上陔。太夫人放賞訖，乃回房。諸幼輩拜智，亦如初。晡時禮乃終。明日又祭，三日乃已。噫！使我漢人行之，有不以爲煩耶？

魂辭行

明家事師禮甚恭，每晨子弟皆冠帶至，揖至聖先師神位畢，揖先生，乃就坐。展卷除其冠，如背誦，冠如初。放學復揖退。終年如一日。後先君子有滇黔之行，乃辭館。逾五年，回京，將軍已罷讀，然待師加厚，眷屬往來，無虛日。憶往日先君子乘輿入城，至中市，行人穀擊，遇將軍乘朱輪儀從，煊赫隔窗見師車，急叱御停轡下車拱立。先君子與問訊者再，徐應。俟師升輿去，然後行。觀者嘖嘖，其恭敬如此。咸豐中，先君子以疾卒，未及訃，智及從兄禮，同日夢先君子著衣冠至云：「爾兄弟好自爲，予回南去矣。」醒後各述其異，嘆曰：「辭行非吉徵，先生得毋不諱乎？」急出城，師果逝。衣冠胥如夢，相痛哭至失聲。守素幃半月餘，殯已乃返。次年予回籍，又十二年以公車至都，詣將軍，見太夫人，嬰鑠如故，家人亡其半。予亦述所閱歷，相爲唏噓。嗣是每年必一往視小府如舊戚。丙子復至，則太夫人已物故，將軍亦稜稜瘦骨，病殆不支。尋向所憩畫棟雕梁，蛛網塵封，幾於不可復識。倘再閱三載，又不知作何景象矣！可慨也夫！

任叔振

中庸三達德，以勇居知仁之末。古聖賢成知成仁，全在一毅然直前，所以高出庸愚萬萬。士人讀書明理，見一善亦知當爲，見一惡亦知當改，無如玩愒性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及事後追悔，已成不可收拾之境矣。所以人當中年，最是要緊關頭，不患從前作錯，不患日後無成，但從今振作，此後自有一番效驗。但徒勇在口頭，無庸也。江西南昌任生名淑振，少儻不拘，小節弱冠補弟子員，自謂狀元魁首，指顧間事矣。喜狹斜游，誘委巷諸蕩婦，與之狎，恆經夜不歸。家人屢戒弗悛。十年失檢事，不能枚舉，五踏槐黃未售。任心知惡報，亦遂灰志功名。又明年，所同類者魁于鄉，任大訝，謂冥冥固無足信耳。適友人以扶鸞術進者，任固請一試。焚符已，乩飛動，大書呂某至。任因請同類者得魁故，乩判云：「爾不服耶，爾今世功名顯于彼，彼日前罪惡重于爾。其所以一榮一辱之懸絕者，則以回頭勇不

勇之故也。彼幼時會奸婦女，且多見利忘義事，祿籍已削盡。去年忽立誓行善，見人有難，不俟天明，披衣起，必行然後已。見活物，必放之。如是幾年，無知者。今年特小驗，彼善不已，福且不已矣。爾穎悟，心地有明白時，然試思當作事，有一事痛快作去否？優游姑息，髮星星且將斑，不振作，禍且至，尙福之期乎？一任痛恨，汗透重裘，歸卽誓于神力改前失。未三年，鄉會聯捷，官于燕，子孫繼起不絕。

鵬苑軒寶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70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再版

訂重 鵬 砭 軒 質 言

洋裝一冊 實價二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標點者 周 去 病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外埠分店 廣 益 書 局

北京 廣州 南昌 成都
漢口 長沙 開封 萬縣

秋



洋
裝
一
冊

上海舊書店

內 1611897
#0.10

圖書館書